白沙集

十四

附錄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三目錄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三

推忠奮義平難忠勤貞亮竭誠効節協策扈聖
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世子師
鰲城府院君文忠公李公行狀

公諱恒福字子常其先慶州人遠祖文忠公齊賢用文章德業爲高麗名相世稱益齋先生考曰夢亮事中仁 明三宗官至叅賛娶崔夫人以嘉靖丙辰十月庚子生公生而不乳者二日不啼者三日家人憂之叅賛公使瞽史筮之賀曰無憂也是當貴極

人爵稍長岐嶷俊偉有識度迥異凡兒叅贊公奇之曰此兒必大吾門八歲始授書聰悟絶人叅贊公命以劍琴作騈句公應聲曰劍有丈夫氣琴藏太古音聞者知其將大成九歲而孤哀毁如成人食素終三年十二三時已負氣好義有踈財濟物之志嘗著新襦隣兒有衣獘者見而欲之公卽解以與之又嘗脫所著屨以與人跣而歸崔夫人欲試其意陽怒呵之公對曰人有欲者不忍不與崔夫人嘆曰此異事也甫成童雄健喜勇善少年之戲角抵蹴踘崔夫人聞而切責公痛折節力學十六而崔夫人卒居喪幾滅

性服除遊學宮學益成聲譽藹蔚二十五擢庚辰文
科權知承文院副正字明年選入藝文館為檢閱
宣祖将講通鑑綱目 命大學士預簡材臣可備顧
問者栗谷李文成公舉五人以進公實與焉 賜内
蔵綱目一帙且 命勿煩以吏文漢語試射等諸冗
藝尋 賜長暇讀書選入玉堂為正字甲申陞著作
論大司諫李潑朋比當逺以此大忤當路遂引疾三
告 宣祖下教曰李某不可離玉堂其令斷來章尋
陞博士乙酉春移授藝文館奉教序陞成均館典籍
拜司諫院正言以薦拜吏曹佐郎知製 教銓郎世

號熱官而公處之蕭然如寒士有二朝士在館職隂
覬入銓賓客多為遊説公素惡其為人邈然如不聞
也者尋遆為修撰丙戌又拜正言丁亥陞校理戊子
復入吏曹為正郎己丑遆為禮曹正郎鄭汝立謀反
事發 上親臨鞫囚公以問事郎入侍明敏稱旨
宣祖每名呼公曰使李某傳説同僚拱手不敢望每
大臣議讞公周旋其間務從平反所全活甚多庚寅
陞應教歷議政府檢詳舍人陞典翰嘗侍講筵 宣
祖特召公前道問事時事而亟稱高才高才拜直提
學未幾陞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庭試文臣公

居魁 賜廐馬辛卯春遞爲户曹叅議精核要會節
縮冗費纔閱月庫藏充牣判書尹公斗壽大器之歎
曰文翰士乃能辦錢穀眞通才也策治逆勳 賜公
推忠奮義平難功臣之號會士禍起鄭相公澈爲禍
首三司文致將詆以不道以上鄭公族譴江上時禍
機甚急門生親舊怵迫不敢問公獨歷訪從容移日
人皆爲公危之未幾公爲承旨臺諫請以鄭澈罪案
榜示朝堂劾公緩於奉行罷職尋復拜承旨時名流
之忤時議者一切目以黨人次第貶謫殆盡有臺官
挾前憾將眞公竄黜中大司憲李公元翼力救之公

賴以免序進都承旨壬辰四月倭奴大舉入寇申砬
敗報至中外震駭　上已定西狩策　命左相柳成
龍爲留都大將公謂同僚曰左相留此無能爲令將
赴恕　上國辭命必須其手請改命　上許之賊報
日急公自斷殉國每公退處外舍閤內門禁無以家
事關我與兄姊相訣側室泣請一面亦不得是月晦
大駕將發百寮未集天雨夜黑　中殿獨與女侍
十數人步出仁和門公執燭前導　車駕夜渡臨津
明日　上召從行諸宰以鞭叩地問曰事至此策將
安出諸宰未對公首言我國兵力不足以禦賊唯有

西赴乞援 天朝耳 上曰善到松都特陞吏曹叅判鰲城君 命護二王子先詣平壤旣而 車駕亦至下 教曰李某久在近侍志慮貞亮宜陞擢委以重任尋 特授刑曹判書兼五衛都摠管拜大司憲與李公德馨入對請亟 奏請請援兵大臣初與公異公力爭議乃定分遣三調度管軍興卒成再造功者公之謀也拜兵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同知成均館事 世子左副賓客臨津不守賊進逼浿江李公德馨請乘船邀見賊將玄蘇調信以圖緩兵帥不從將取二賊頭公謂二賊甚微殺之

不足以損賊徒先負不義名非計也事遂已 上集諸從臣議所幸或言咸興僻遠多兵粮可守公與李公德馨屢爭以為咸興隔遠 上國不可幸宜幸寧邊 上從之公與李公各請自赴遼東求救 上不能決有言本兵不可遠去者 上然其言 命李公往公解驂與之灑涕而別賊兵漸進官軍相繼潰 上夜召諸臣議曰事急矣予當内附第父子同渡鴨江則國無主矣世子可留奉 廟社主諸卿誰肯從予西渡者羣臣未及應公泣對曰臣身健無父母願以死從 殿下 駕次博川急報至 上命促駕發

夜已二鼓矣天雨路滋侍衛者不滿數十人公謂官屬曰前衛甚疎吾屬不可在 駕後遂策馬先導 駕到義州城中居民皆驚散公請修葺廨舍以示久駐意吏民果稍稍還集公又建言湖嶺三路不知行在所駐宜急遣使宣諭令起兵勤王 上從其言遣尹承勲由海路往湖南自是 朝命始通諸道勤王之師稍稍起矣巡察使李元翼慮禁旅單弱請分戰士入衛公却之曰戰卒用以破賊請別抄民丁補禁衛先是遼左訛言謂我導倭入寇兵部尚書石星遣指揮黃應暘來覘應暘初頗疑我請見倭書公在

都日已慮及此自齎辛卯倭酋嫚書以來及是以示
應暘應暘疑大釋至拊膺大慟歸具以實報東援之
議遂決　天將祖承訓史儒將兵三千先至公曰祖
將躁而無謀軍必敗進兵平壤果大敗儒死承訓僅
以身免歸反誣我助倭寇公請遣大臣赴廣寧辨誣
又請遣使上　奏催發大兵十二月提督李如松率
五萬兵東渡公見行師有紀律白　上曰師必有功
但幕下有鄭同知趙知縣二人用事異日沮大計者
必是夫也癸巳正月提督進擊平壤賊克之追賊至
碧蹄遇覆不利提督氣挫遂為和議所撓鄭趙實主

其謀公言果驗矣京城賊既退公力請回鑾十月
車駕還京十一月行人司憲奉勑來公為遠接
使往迎之會　皇勑令　王世子同户兵官前往全
慶視師以公長司馬遂解儐任陪　世子以行甲午
春湖西賊宋儒真反分朝諸臣欲奉　世子還朝以
避賊公上劄較其非計　世子從之賊亦尋平　世
子在洪州欲移駐保寧之水營使公往審之公還詭
對以為不可駐或疑之公曰永保亭勝槩冠湖中恐
以主居之啓異日侈蕩心識者服其遠識乙未拜
吏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義禁

府事丙申　皇朝遣使冊封日本酋副使楊邦亨請得公為接伴使　上許之公旣辭朝乞解東銓文衡拜議政府右叅賛楊使敬重公甚至常曰東方有此人物何可以外國輕之旣入倭營正使李宗誠謬聞賊將加無道脫身夜跳遠近大震楊使急令公馳白于朝公疾馳二晝夜到京則李使已至賊亦終不動焉初公見李使謂人曰綺紈子徒事文墨必辱命已而果然人謂公知人冬楊使還公送至境丁酉復判兵曹　皇朝再舉征倭楊御史鎬經理軍務檄召户兵工三曹官來候境上公往迓于九連城應對悉中

機宜以病遞尋復長西銓公自壬辰來凡五判兵曹
屬大賊充斥 天兵水陸輳集凡事關軍旅者靡不
歸之本兵公隨宜措處沛然有餘地恒蓄羨布萬匹
以備急時之用楊經略服公才猷每遇事之難者必
曰須李尚書李尚書戊戌秋 皇朝賛畫丁應泰誣
劾楊經略 國家為經略上 奏保留應泰因此衊
我國切齒上本搆誣詞極憯深 宣祖震驚將遣大
臣陳辨意在領相柳成龍柳公不以時請行 宣祖
怒柳公以劾去遂拜公議政府右議政進爵府院君
為陳 奏使公再上劄力辭願假銜充使 上曰欲

求辨誣而先欺君可乎公不得已拜 命兼程赴都
旣進 奏遍詣閣部呈文痛辨閣部諸公旣敬公儀
表又見文辭明剴益稱歎競以茶酒延款曰國耻自
雪無憂也 天子遂命革應泰職因降 勑慰諭明
年公竣事還 宣祖大悅特賜田僮論者以應泰故
歸罪接伴使白惟咸下獄三省會鞫公爲委官上讞
白其寃狀 宣祖原之朝議攻柳相益力以甲午主
和故公上章自劾以爲曽贊和議不敢倖免遂引疾
免久之 宣祖教曰與人同事終乃反覆者李某之
罪人也庚子拜都體察使兼都元帥宣撫湖嶺諸路

請寬湖南力役又上安民防海十六策 上多用其
說南土順賴夏拜領議政 召還 懿仁王后上昇
公從喪詣 山陵宮人失火延燒 靈幄殿變出倉
卒人皆惶惑失措公從容指揮救滅火已招禮官使
速行慰安祭遂奉 梓宮襄事如儀皆且行且馳啓
竟以是日反虞聞者服公能處變也屢乞釋負 上
不許敦諭甚切公乃起視事 上命薦學行士公以
金長生申應榘李基卨應 旨嘗入對論治道曰上
能開誠心布公道下能破朋黨勵廉耻今日急務無
出此者 上稱善建州夷酋貽書請通好公議曰此

酋受爵 天朝本國義無私交且必爲後日憂請謝絶其使至壬寅春時事大變三司論成牛溪渾將追加之罪公草劄以爲渾負儒林重名不可罪會有人承柄臣指上疏擊公謂公黨鄭相澈公遂引告劄不果上竟以是免相既就閒杜門謝客徧讀經傳及濂洛諸書課程甚嚴雅性喜山水少日多遊中興洞壑至是每値佳辰輒從一二子姪匹馬往遊吟嘯竟夕而還 宣祖素重公雖去位恩禮猶不衰甲辰元日白虹貫日公應求言 下旨上劄極論闕失有曰推誠當自納諫始秉公當自用人始人服其剴切策扈

從功公爲元勳 賜忠勤貞亮竭誠效節協策扈
聖功臣之號盜殺宰臣柳熈緒賊不得捕盜大將邊
良傑窮治其獄坐謫熈緒子亦杖流首相李公德馨
疏論忤 旨遂罷相公代李公復相累辭有曰良傑
之貽臣心實傷之特未及言耳德馨卽已言之臣臣
卽未言之德馨罪雖未彰何忍匿情章八上乃 許
丙午對馬島夷義智遣使請和柳永慶當國建議使
執送壬辰犯 陵賊義智詐取二死囚來獻皆年稚
在壬辰未離髫齔者永慶欲自功將獻 廟肆赦公
請戮之境上以示倭使 朝廷竟用永慶議有金稽

者上疏請追尊德興大院君盖永慶諷之也 上下
其事希望之徒争相傅會公議曰此事在上行之者
哀安桓靈在下非之者周張程朱羣議乃定事得寢
初 宣祖無適嗣光海在儲位久多失德會 宣祖
久寢疾傾危樂禍者煽鼓讒言而鄭仁弘之疏入矣
人心疑惑中外遑遑無何 宣祖昇遐翌日光海襲
位時臨海君年冣長地逼素多過失家聚無頼蒼頭
光海積疑忌命集兵衛闕宮門晝不開者踰月有言
官詣公議公曰 王子在喪次反状未著何遽置辟
居數日三司啓臨海謀不軌流之喬桐公預憂有

他力陳全安之義首相李公元翼都憲鄭公逑所論
與公合論者譁然謂之護逆遂為縉紳禍階　因山
旣得卜竒自獻挾左道鼓異議公上劄辨其妄遂從
初卜大丘府使鄭經世上疏論外戚柄政之非光海
怒謂語涉　先朝將下之理公再啓力救經世得免
只削職四月拜左相兼都體察使為捴護使　穆陵
旣畢三司請誅臨海公執前議不變鄭仁弘上劄攻
主全恩者公再上劄辭不許辛亥夏仁弘上劄詆文
元文純二先正不宜與文廟祀大學諸生上書訟辨
削仁弘儒籍持平朴汝樑仁弘徒也許啓之光海怒

令叢倡議者禁錮諸生聞命捲堂而去公再上劄極言仁弘挾私詆先賢多士同憤不可罪絕而言者益衆光海强從之先是舉人任叔英對策譏斥宮禁考官取之旣上名光海命削之公諫不從至是入對歷陳二先正無可議任叔英不可削科光海意解命復叔英科公旣積忤仁弘仁弘必欲中傷公其徒投章毁公者前後數十百人公求去甚力自公開體府光海亦重公德望頗委任公凡西北差遣悉以委公公每辭不得命羣小用是惎公愈甚仁弘又嗾人上疏言體府兵權太重宜罷公又乞免詞甚危迫章凡二

十上猶不許壬子金直哉獄起詩人權韠坐詩語逮
繫當考訊公離席泣諫光海不聽韠竟杖死公痛恨
不已術士李懿信倡妖說請遷都交河光海頗惑其
說公痛斥之癸丑策衛聖翼社亨難三勳非公志也
無何死囚朴應犀受奸人指上變事延興府院君金
悌男闔門被誅公以微累出郭待罪光海宣召詰鞫
聽時永昌大君甫八歲三司指為逆魁交章請誅之
政府獨不肯廷請羣小忿怵不已禍且不測有二宰
臣夜造公以禍福誘脅公不為動子姪輩涕泣言願
為百口地公毅然奮髯曰我受 先朝厚恩位台鼎

今老且死豈忍撓志負君自隳名義吾志決矣勿復言兩司曰侵相臣公獨持前議掌令鄭造尹訒等希旨倡言　大妃失母道當廢公謂李相德馨曰吾屬得死所矣此輩齮齕人動以討逆為辭又誣引春秋以惑上聽夫臣而廢君之母此非真逆乎子無讎母非春秋大義乎吾當引經據義進一疏痛破邪說李相欣然曰公試具草是日公歸第不脫朝衣坐外堂瞠視不語子弟入請故公長吁曰三綱滅矣能為國乎我義不忍坐視當捨死盡言期舁尸歸耳大司憲崔有源素敬公公勗之以義有源用公言遂斥造訒

造訽之説不得行公之力也公草疏示李相李相稱
善會公以誤薦鄭浹遭劾去疏不果上公旣被劾一
僮控馬出東郭僑居于江干至秋移寓蘆原村舍斗
屋蓬户疏糲不給處之晏如也唯潛心讀書暇則杖
屨倘佯山溪間以自遣嘗微服跨驢往遊清平山遇
者不知其為公也長男星男為賊奴所誣繫獄家人
欲以賄免公痛止之仁弘忌公愈甚風兩司請削黜
光海寢其章丙辰築小屋于忠憂里自蘆原移居焉
至明年冬廢母之議又起爾瞻筠等嗾無賴子投疏
罪狀　慈殿語絶悖逆光海下其章令百僚議時公

已感末疾忽大雷震公愕然曰天其戒告之矣頃之
樞府郎來收議公扶起奮筆草議略曰不審誰爲
殿下畫此計者虞舜不幸頑父嚚母常欲殺舜浚井
塗廩危逆極矣號泣怨慕而不見其有不是處誠以
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春秋之義子無讎母之
義況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誠孝之重夫焉有間
今當以孝治國家一邦之內將有漸化之望此言奚
爲至於 黈纊哉爲今之道體舜之德克諧以孝烝
烝以乂回怒爲慈愚臣之望也議至朝野聞者爲之
髮竪或有泣下者邸吏錄公議至手戰不能下筆三

司請絶邊圍籬安置久之只命遠竄禁府議配所凡
四易地始定配于北青戊午正月始就途公自料必
不歸命家人悉以衣衾歛具自隨又戒諸子曰事國
無狀獲此罪譴我卽死無以朝衣歛只用深衣大帶
旣到配舊風復發寢劇至五月公夢 宣祖臨軒柳
相成龍金相命元李相德馨並侍李相請宣召公公
旣寤歎曰吾其不久於世乎居數日疾遂革是月十
三日卒得年六十三隣邑士民聞訃會哭者不記其
數咸興前正郞韓仁祿等定平士人張應時等永興
士人朱士龍等安邊士人張應井等各操文致祭嶺

南士人鄭秘等千里伻人致賻皆公素未嘗識者也諸孫奉喪歸用是歲八月四日窆公于抱川先兆北青及抱川人士至為公鳩材建祠國家禁之而不能止公議之在人心其可誣哉公天資甚高軒豁有大度身長不踰中人而儀貌魁偉風神凝遠其清白孝友蓋得之天性敦睦收族有古人家法少時豪爽嘗悅一官妓忽自念情有所偏必害于身心遂痛絶之自後絶不近聲色壬辰之變執靮芟舍周旋先後竭知盡瘁中興謀猷大抵出於公者居多立朝三十九年為冢宰者一司馬者五議政者四元帥者一體察

者二出入將相餘二十年其規畫建白奕奕在人耳目者不可一二數功存 社稷澤及生民淸如氷玉重如喬岳 國家之柱石士流之冠冕至丁巳一疏扶倫紀樹正氣磊磊斬天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公始釋褐嘗謁栗谷李文成公文成公知其國器謂曰我有歸志子其訪我於石潭時文成公方秉銓嚮用公嫌於形迹不能數叩函丈未幾文成公下世公終身以爲恨晩而嗜學不規規於章句度數而獨契本原嘗著涵養銘詞意超詣有自得之趣又著恥辱書床養夜誡朝警夕五箴以自省焉爲文章有奇氣邁

放後捷不蹈蹊逕筆蹟豪宕有法少觧丹青有妙致
旣而輟不復為所著詩文集若干卷朝 天唱酬錄
一卷奏議二卷啓辭二卷類編禮經要語曰四禮訓
蒙者若干卷參合左氏内外傳曰魯史零言者十五
卷藏于家公旣沒光海亦為驚悼命復官爵及今
上卽阼命有司致祭嗚呼天若假公以年使得際遭
今日其光輔中興功烈豈可量哉公別號弼雲晩稱
白沙旣謫居野外又稱東岡配曰貞敬夫人權氏子
男二人曰星男井男側室子曰奎男箕男維竊念公
德業之懿履歷之詳國史所載萬口所傳非可以虛

辭揄揚也謹撮其著者論撰如右以俟知言君子之
採擇焉

奮忠贊謨立紀靖 社功臣資憲大夫新豐君兼弘
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同知 經
筵春秋館事 世子右副賓客張維謹狀

推忠奮義平難忠勤貞亮竭誠効節協策扈 聖
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

鰲城府院君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宣祖大王之二十五年而日本酋秀吉大舉兵入寇

京都陷　車駕遷惟時有臣請援　天朝再恢　宗
社乃惟曰白沙李公廢主卽位誅夷同氣謀廢　慈
殿奸臣李爾瞻鄭造等從史之天常滅蝕環三千里
殆淪於縱目之域惟時有臣抗言正告扶樹彞倫乃
惟曰白沙李公談者曰中興之績被於海東而已民
紀植則立萬世之孝順優於天下矣公以言獲罪纍
于北荒談者曰公固得死所矣國其如何俄而公卒
於纍而至癸亥今　上反正復官　賜祭談者曰其
庶幾哉國有敎矣蓋以公存亾榮悴卜世運興喪也
東陽申欽聽於一國之談者曰此輿情也夫此公議

也夫玆非天之有定也乎肆次其事烈載之神道之石曰公諱恒福字子常氏出鷄林其始有沙梁部大人謁平者翊羅祖為宗臣冑支遂綿至麗彌盛其著者曰文忠公齊賢世稱益齋先生云入本 朝有官工曹參判者諱延孫寔生崇壽僉知中樞府事公高祖也曾祖曰成茂安東判官 贈吏曹判書祖曰禮臣成均進士 贈議政府左贊成贊成公有隱德嘗卜兆於抱川曰我後聯二世必達公考參贊公果應之參贊公諱夢亮歷事 三朝以清儉忠孝聞 贈領議政始林府院君妣曰全州崔氏結城縣監崙女

訥軒李公思鈞外孫也　贈貞敬夫人有壼範嘉靖
丙辰生公生而不乳不啼家人驚異之會有瞽師到
門叅賛公使筮之筮畢賀曰鼎軸之繇崇於公二級
甫數朞峻拔岐嶷嬉戲與凡兒殊稍長沈深有度顧
眄偉如語嘿不苟識者知其爲昂霄材也八歲屬詩
出語驚人九歲叅賛公卽世致毁如禮十四五已踈
財好義雄健不羈善角抵喜蹴踘當街賈勇諸少年
莫敢埒大夫人聞而戒之曰未亡人朝暮入地汝乃
從無賴子弟遊吾死不瞑矣公泣受教刮劘豪習恂
恂也辛未大夫人卒啜粥居廬服闋托于姊閔氏婿

摛經辨志居業遂篤藻思橫放亹亹逼古一時名勝
願識其面權相國轍聞其聲歸以孫女即都元帥慄
之出也相國一見期以公輔萬曆庚辰登
科補承文院權知副正字辛巳藝文館檢閱癸未
宣廟將講朱子綱目預揀才臣 賜中秘所蔵帙以
肄之膺簡者五人公與焉栗谷李公珥實進之栗谷
道學文章伏一世公一見有言下之契旋 賜暇湖
堂薦弘文館為正字著作博士乙酉春授藝文館待
教奉教成均館典籍司諫院正言吏曹佐郎知製
教考功世稱熱官公居之淡若散署庭無造請座無

生客日與里閈遊從清坐相看有二顯官怙時望要
公推轂已入銓地多居間餂公公惡其爲竟不應二
官交憾公歷修撰正言校理吏禮正郎己丑冬以問
事郎叅鞫鄭汝立獄　宣廟親臨論囚公應對周敏
趨蹌中節目覽耳受口詢手書僚案袖手吏胥聳觀
驚以爲神　宣廟亟才公每事必畀公公懇因多株
連不遺斷啓倖禍者心當亭疑務平反傅生議慶數
從中文書或忞忞者必諦審於當事者不徒執管成
案爲也庚寅夏應教轉議政府檢詳舍人秋錄平難
功公以問事勞例策三等勳移典翰嘗侍　經筵

宣廟呼公前談公鞫獄時事稱高才者累十言躋秩以奬之進直提學 特加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擬大用公也辛卯春除户曹參議才一月曹務無愆滯者庫藏無鑄變者尹相國斗壽為判書顯重公曰文翰士乃復能錢穀耶時有孽臣洪汝諄者網一世士將魚肉之公以承旨亦被波及罷夏叙復除承旨害公者猶未艾二官之挾前憾者抵間而起謀寘重辟李公元翼適秉憲以身爭之乃已壬辰四月倭寇猝至公為知申事居嘘嘘欲以身徇節自聞賊報公退就第填閫處外飭家累無溷我側室求一面不

得泊　大駕西出百僚皆散宮中虛無人雨注天黝
夜四鼓　中殿獨與女史十餘步出仁和門公執燭
前導　中殿顧問慰勉備至　駕薄臨津上下相失
公同兵曹郎徒步召集徒衆於泥淖中至東坡驛
召大臣及尹斗壽問計公首言我國兵力無以當此
賊惟有西赴仰籲父母之邦到松京拜吏曹叅判鰲
城君加嘉善大夫令護　王子先詣平壤　駕至拜
刑曹判書兼都摠管加資憲大夫未幾授大司憲賊
旣大蹂京城急欲踏兩西而撇擬之也廷議無定筭
勔勵而已公與漢陰李公德馨協策建遣請　天朝

兵又發三調度以管軍興其卒成再造烈者此為之
兆也拜兵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
事同知成均館事 世子左副賓客臨津失守或言
當守平壤或言咸興可據公與左相尹斗壽力陳咸
興非計請幸寧邊然羣議猶主咸興 中殿東嬪先
向德川以取咸興路而賊已逼於浿水矣漢陰公請
出見賊將玄蘇調信謀緩兵曰兵苟無緩當斬兩將
頭來公止之曰堂堂 國家豈可為盜賊事 駕離
平壤與漢陰申請進住寧邊且自請赴遼東求救兩
公爭往至夜分 宣廟用沈忠謙言遣漢陰入遼公

送之南門解所驂與之曰兵不出君當索我於重獲漢陰曰兵不出吾當棄骨於盧龍灑涕而別聞者易容守灘諸軍又潰 宣廟夜召諸臣議内附曰父子同渡鴨水國事無可幾世子宜奉 廟社主分往予帶若干臣僚入義州從予者誰羣臣莫對公泣對請從 駕次博川 中殿自德川來會而平壤陷報至宣廟趣駕夜發扈行者多道亡天雨道隘公慮有倉卒謂椽屬曰前茅甚踈吾屬皆兵官可先導疾驅而前 宣廟問知為公益重之 駕入義州公言漢南諸路必謂 大駕已渡遼急發使諭湖嶺起兵勤

王且令知 行在所住自此朝廷命令得通而勤王
之師起矣先時遼左有行言朝鮮導倭入寇兵部遣
指揮黃應暘密覘我公在朝時已慮有此事求辛卯
倭書來乃進之應暘疑大釋歸報 皇朝始議出兵
祖承訓史儒等將三千兵先至朝野皆言指日可捷
公曰祖將躁而寡謀軍必敗果大衂承訓歸至誣我
兵反助倭賊公請遣大臣伸辨又請遣使乞發大兵
冬提督李如松提兵四萬過江而東公見其行師白
上曰必成功但幕下有鄭同知趙知縣兩人用事
恐有沮撓癸巳得大捷復平壤城而既又掣於和議

不更戰實鄭趙二人為之也京師復力請 田鑾十
月 宣廟旋軫舊都行人司憲奉 勑來未有先聲
朝廷猝知之授公遠接使受 命即行行人兼程疾
馳所過郡邑失措賴公先後館待無缺 皇朝勑
世子同户兵官進理全慶軍務公以兵官故觧償任
陪 世子南下甲午春湖西賊宋儒真反分朝諸臣
欲奉 世子會 大朝避賊公上劄止之頃之賊平
秋 召還兼舟師大將䇿舟艦貿魚塩以息之備綿
布三萬疋輸之度支乙未吏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
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義禁府事丙申

皇朝冊封日本副使楊邦亨欲得公為接伴使
宣廟許之公既辭朝乞觧東銓文柄拜議政府右叅
賛邦亨敬禮公曰東國有此人何可以外國輕之公
指正使李宗誠曰徒綺紈文墨爾必辱命後果然冬
送楊使丁酉春判西銓楊經略鎬統大兵東來難其
儐推公公辭不赴同户工官見經略于九連城其條
列答問俱彬彬光國九月病免十一月復授公凡五
長兵部一長吏部處心貞亮闗節不及擬用除擢唯
視其才一徇公議無敢以他路進官方有序仕途以
澄朝廷僅存墻壁而士大夫稍知廉隅者以公之在

銓席也其兵部也丁水陸　天兵之湊事闢本兵者
大者迅雷少者牛毛公遊刃中窾績而不苑楊經略
每值冐縻必曰李尚書云公去部有萬匹布溢於恒
用之外部中傳以為李尚書蔵久而猶守之近世稱
兵部者言栗谷李公公足當之而以時之劇易言公
有加焉戊戌秋　皇朝賛畫丁應泰誣搆我國上奏
宣廟震驚大拜公右議政加大匡輔國崇祿大夫
封府院君為陳奏使公屢辭不獲　命星夜倍道進
奏日詣内閣禮兵部操文陳說辭語明剴禮容都雅
諸官拱手唯諾曰國耻自湔公無憂也　帝賜勑褒

之革應恭職己亥復 命宣廟大悅錫土田臧獲以
嘉之時議以應恭誣奏移罪於接伴使白惟咸下獄
當罪公爲委官心知其寃奏讞甚晰 宣廟原之尋
控免庚子拜都體察使兼都元帥視師南土上安民
防海十六策夏以首輔還六月 懿仁王后薨時屬
干戈儀軌典籍蕩滅無遺公指授裁量節文不忒
梓宮下 山陵夜半失火上下惶惑公當變不錯處
之有方以是日克葬反虞辛丑乞釋負不 從公復
起請節經費正田制開誠心布公道礪廉耻 宣廟
嘉納秋奴酋通書請媾公言此酋受爵 天朝人臣

義無私交且為後世虞請謝絶其使壬寅春三司交章論成牛溪渾公上章救之未及進有人承柄臣旨徑上疏專攻公公引告而撼公者益衆卒以是去位甲辰元朝白虹貫日　宣廟求言公極言天人之際終之曰推誠當自納諫始秉公當自用人始世以為知言夏錄扈　聖功公為元勳辭不　允拜領議政亦控免丙午秋馬島夷義智詐械二死囚稱壬辰犯陵賊來獻求和時柳永慶擅國欲自功將行獻俘禮以夸耀之公欲誅之釜山以示倭使永慶故拿訊無所得丁未十月　宣廟疾大漸公受　命祈于

宗廟翌日必愈乃於戊申二月一日 賓天二日廢
主踐阼 宣廟以日月之明秉乾剛之德早挈神器
托于廢主廢主在春宮十七年矣不幸 宣廟寢疾
經年樂禍喜功者因以揣摩塞竊匿端煽傭飛箝以
惑人聽鄭仁弘封疏入而人情尤眩亂禍端無窮先
以臨海君為注中外遑遑衛士擐甲守闕宮門當晝
不開者累月有一諫官以臨海事來問者公曰服喪
王子形迹未著胡遽置辟三司啓告臨海不軌當
流絕島公請全恩論者目以護逆全恩之說為善流
禍本四月進左揆兼都體察使為摠護使六月封

穆陵纔畢三司請誅臨海且咎相府不廷爭仁弘繼之斥全恩之非公上劄再辭不許辛亥仁弘封疏辱詆晦齋退溪兩先生不宜祀孔廡泮儒上疏辨之削仁弘儒籍仁弘之徒朴汝樑許交之𢌿主令覈出首議者禁錮公愕曰亡國之舉也通宵搆劄至曙上之諸生聞上命捲堂而去公又上劄陳之及引對備錄晦齋事四條上之仁弘由是大銜之駭機漸作名卿善士重足累喘讒譖蝟集以擠公為先務乃倡體府兵權太重之說欲必陷之死地公曰事求去而至壬子金直哉獄起矣𢌿主曰御鞠廳絲毫以上皆躬

斷之公隨事匡救詩人權韠以詩得罪並繫訊公離
席苦諫不從術官有以遷都之說進者宰臣多和附
迎合 上旨公直言折之四月朴應犀上變事有不
忍言者烈於戊申矣被告之中有武人鄭浹者公所
未識也有他大臣薦之公擬於邉守及是辭連當坐
公不赴朝三司請誅永昌大君而政府無廷請舉有
宰臣二人連日夜至公所誘以禍福危辭喝語使人
髮竪子弟涕泣迭諫公捋鬚毅然曰吾受 恩兩朝
位台鼎十六年豈以垂死之年自取汚衊厚負 兩
朝其宰知不可回顧而之漢陰如語公者後日公與

漢陰俱在鞫廳臺官以大臣不伏閤顯斥之漢陰謂
公曰子將如何公曰吾議在戊申之議矣獄事日急
猖獗日起臺官鄭造尹訒等首發廢　母之論公謂
漢陰曰吾得死所矣為永昌死則傷勇為　母后不
死則傷義忍使吾君為造訒之蔽也而負累於天下
後世乎今人旣誣引春秋我粗習春秋當引經據義
以破之其所謂逆未見其為逆故不敢討臣而廢君
之母真逆臣也若或獻議可進一劄是夕至家不解
朝衣坐外廊子弟入問故公曰三綱滅矣我以大臣
承不世之遇寧惜餘命忍見此耶當以舁尸為期大

司憲崔有源來見公公曰萬代瞻仰在此擧也有源
素敬公乃定議與二三僚貳於造詗其不卽廢　母
由公言也公具疏示漢陰磨礪以竢公以薦鄭淡遭
劾而去事已不可諧矣廢主遣公相拜西樞乙卯家
督星男爲賊奴所告下獄家人請循俗行賄公正容
止之獄尋白冬仁弘疏言公罪不止此三司請削黜
之留中不下公僦寓東郊移卜小築於忘憂里無幾
微見色猶徉山澗麁糲不厭而怡如也聞淸平水石
之勝跨一騾往賞襍於田夫野老不知爲貴人也丁
巳十一月廢　母之論遂決李爾瞻金闓許筠輩呼

召醜逆袖疏赴 闕濫巾東序者承喉而集日不紀
其數國內鼎沸含生褫氣公寢食俱損忼慨不自已
忽大雷撼宇公曰天其戒告之矣須臾樞府郎持
上旨令獻議公方病侍者扶起奮筆書曰誰爲 殿
下畫此計者非堯舜不陳古之明訓虞舜不幸頑父
嚚母嘗欲殺舜後井塗廩危逆極矣號泣怨慕而不
見其有不是處誠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春
秋之義子無讎母之義況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
誠孝之重夫焉有間也今方當以孝治國家一邦之
內將有漸化之望此言奚爲至於 黈纊之下哉爲

今之道體舜之德克諧以孝烝烝以乂回怒為慈愚
臣之望也議至見者懔懔至有潸相抆淚者三司請
絶邉圍籬安置凡四易配所配三水而止廢主命移
北青戊午正月到配五月遘疾有感夢之異曰吾其
不久乎聞奴酋犯遼廣 皇朝徵我兵而朝廷不許
涕下曰國不復競矣越二日不淑是月十三日也享
年六十三公嘗謂家人曰事國無狀獲此 恩譴我
死勿以朝衣殮用所服深衣大帶云七月返轎於抱
川先塋八月窆於慈贊公墓左乙坐之原都下人民
聞公行遣上自薦紳下逮諸曹故吏厮臺輿卒靡不

求謁一路村氓閭媼爭來瞻拜稱章甫者想望風儀以為矜式洎卒遠近之承訃會哭者守窂遏將持賵赴吊者村居士夫操文酹告者不知其幾自初終來守門外殯而後散者亦不知其幾人嶺南士有不相識者而千里來賻者旣葬有漬綿炙鷄持三首詩及祭文來哭墓下不留謁而去者亦莫知何人也北青扡川諸生鳩材建宇俎豆公朝廷設禁而終莫能止噫公何以得此於人哉義烈足以感人人心不可厚誣孰謂公論在後世哉公風采凝遠壇宇軒豁廣顙隆準豐頰而白晳鬚髯翩翩長不踰中人而氣蓋一

世行不治邊幅而動有規則曠乎其超乎俗也裕乎
其宜於物也光明而脫略也正大而特達也恬乎其
處順也淡乎其不滓也其奉先也儀薦於物文揜於
誠其事君也犯而無隱折而不易其友愛也奉長昆
如事親待叔仲如一已其親族也幽嘉盡道踈戚無
閒其鄉黨也故舊不渝愚智同得其居室也屋漏如
康莊閨闥如位著其當官也如丁之解牛如扁之見
垣其交際也惇信扶義然諾必重其取與也清不欲
近名分不欲立異其為家也無數計之藉無遺羸之
金論人是非善善長而惡惡短處已毀譽姸媸過而

明鏡存具玆衆美統于大節爰自釋褐遇知 宣廟
壬辰之訌竭忠盡瘁一則公二則公總統中兵熠亂
底平入而冠冕士流出而儲胥方隅卒致黃道重明
紫蓋不愆晉位鼎鉉為中興元功卓乎事業之大足
以伯仲房杜而乃若丁巳一言撑天柱地日麗星經
身雖摧敗人道由立方之壬辰之功不亦愈賢乎哉
必負氣義晚而好學已亥解相之後捐棄世故一意
經史求學自典謨洙泗至濂洛關閩為文自左國至
秦漢未嘗去手者二十年禀高故見亦高欲寡故理
自明語道妙則獨契昭曠之原觀踐履則不失銖兩

之細端委廟堂則九鼎大呂也披襟宴坐則丘壑雲
水也風標遐舉超軼於埃壒之表劒履黃閣帶礪山
河特公之一浮雲爾世之譾譾者無怪夫未測其涯
量而雖號知公者亦不過班之於隨世立名之列知
人信不易哉朝廷黨比相傾四十年餘賢與不肖莫
不標榜而公獨中立不倚屹乎如泰山喬嶽人不敢
訾而壬寅以來時事日乖衆正斂迹公始不安於朝
矣後雖再登台鼎而辭而不居廢主初政復入中書
以 先朝舊臣不免更出世道已大謬矣庸非邦國
之不幸耶公於文章雅不屑爲而取法則古雄邁奇

後自闢一家章劄首首上薄兩京間礁江左尺牘爽
朗脫去畦逕筆迹豪逸有法老莊之玄放仙佛之妙
悟靡不領會其旨星象堪輿之家扁頭歧黃之藝亦
皆通曉而不加竟也嘗著涵養銘耻辱書床養夜戒
朝警夕五箴以自課詩文若干卷朝　天唱酬一卷
奏議二卷啓辭二卷四禮訓蒙一卷魯史零言十五
卷藏于家公少號弼雲或稱清化真人晩號白沙又
號東岡男二人長星男蔭仕為廣興倉守次井男壬
子司馬亦仕為郡守女一人適尹仁沃側室男二人
長奎男癸丑司馬次箕男女二人一學官權伐一幼

星男初娶權判書徵女生一女一男女崔煜進士男
時中繼娶判官金季男女生四女三男男曰時挻餘
幼井男娶參議尹顗女生一男一女男曰時衎女幼
奎男娶權大純女生三男一女男曰時行箕男娶朴
悌男女生一男幼　欽少也遇公於清江門下一見
即忘年後與公對巷居三十年顧公少許可欽亦寡
合而能相與於形骸之外趣造定向間有不言而同
者晚年愈契也每抗談古今論議滋蔓不襲前人塗
轍自樹於胷中而高明透徹未始背於古賢其豪資
爽氣近代所未見也常幸世有知已者存孰謂公去

而欽獨踽踽也嘗論公曰使生鄒魯不啻操縵之儔使生列國庶幾東里之政有謝文靖之標致而與時左有韓忠獻之德量而罹於畧後乎公者其亦有朝暮遇者乎仍記公赴謫時書曰今日庶不負遼東翟黒子云指漢陰也欽於此淚涔滛也媿欽文不能爲惇史烏可以不朽公銘曰

昔我　宣祖秉德當乾毓才貯英若苗藝田時雨膏之條風蔎之惟時髦俊蔚乎昌期孰爲其宗曰戒李公鰲　王有命契合昭融煌煌東觀汝其會通我有華袞汝其粉米邦運百六滔天疇濟公爲舟楫繻有

衣椒斗極天奠國步如初　王曰汝嘉汝我股肱畀之伊何元輔是膺遺之于後俾賛洪圖故劒旣收庶展訏謨事有不然世矛公盾砥柱中摧台階宵隕其說堂堂折彼之角其節卓卓何有謠詠於皇　宣祖有臣金石或泐日月長新貤官　賜祭殷禮斯溥天固有定　恩實異數榮於公何辱於公何榮辱去來公不少多一味真腴靈性則全濁世粃糠火盡薪傳咸池扶桑乘風飄然百世在後百世在前公在其間不愧不怍我銘詔之昧者其作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

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申欽撰
推忠奮義平難忠勤貞亮竭誠効節協策扈　聖
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
鰲城府院君李公墓誌銘
萬曆戊午五月十三日白沙李相公卒于北青謫所
其年八月歸葬抱川之辛向原返丌筵於東岡舊廬
維時廷龜待罪郊外既以數行文字表公之墓顏又
以一千三百餘言為文哭以祭之粤十二年己巳以
大學士張公維之狀叙而銘之其叙曰公諱恒福字

子常其始有李謁平者以沙梁部大人擁立羅祖爲佐命元功遂爲鷄林大姓至麗有諱齊賢謚文忠公世稱益齋先生入我 朝諱延孫工曹叅判生諱崇壽僉知中樞府事生諱成茂安東判官 贈吏曹判書生諱禮臣進士 贈左賛成生諱夢亮議政府右叅賛 贈領議政卽公考也歷仕 三朝以淸儉節孝聞娶全州崔氏縣監崙之女訥軒李公思鈞之外孫也生公於嘉靖丙辰始生不啼家人異而擧之甫數朞岐嶷出凡沈默寡笑語識者已知其偉器八歲叅賛公命以劒琴作騈句公應聲對曰劒有丈夫氣

琴藏太古音聞者吐舌九歲叅贊公棄世公執喪如
成人 蔬食終三年十四五已踈財喜施負氣誼不事
細行曲謹甞着新襦人有衣弊者見而欲之公即解
與之歸白大夫人曰不忍見人寒而惜一衣也善角
抵喜蹴踘會大街分曹賈勇諸少年莫敢捋大夫人
聞而切責公泣受教即其日已之折節讀書痛自檢
束崔夫人卒秉禮愈刻苦啜粥廬墓毁幾滅性服除
遊學宫屢魁輪製聲名藹蔚權相國轍聞之歸以孫
女庚辰擢文科補槐院正字選史局檢閱 宣廟將
講綱目 命預揀才臣可備顧問者栗谷李文成公

舉公等五人 賜內藏綱目一帙且 命勿煩以事
尋賜長暇讀書選入玉堂爲正字論李潑交結汝立
狀大忤當路引疾三告 宣廟教曰李某不可離玉
堂其辭章勿入自博士移授奉教陞典籍正言用薦
拜吏曹佐郎知製 教歷修撰正言校理復入天曹
爲正郎己丑逆獄公爲問事郎聽敏捷如飛辨給如
神 宣廟亟稱高才高才每事必呼公名他僚拱手
聳觀但嘖嘖嘆每大臣議讞公周旋其間多所平反
陞應教薦檢詳舍人庚寅錄功以問事勞 錫推忠
奮義平難功臣之號陞典翰嘗入筵 宣廟呼公前

說鞫獄時事亹亹不已俄 命准秩陞直提學又
特加通政進同副承旨將以大用也魁文臣庭試
賜厩馬辛卯遆為户曹叅議莅任閱月事以辦治庫
蔵充牣判書尹公斗壽曰不料文翰士能治錢穀乃
爾真通才也孽臣洪汝諄謀捏松江鄭公澈一代士
類流竄殆盡仍榜示松江罪目揭於朝堂謂公以承
旨緩於奉行劾罷夏叙拜承旨逞憾者搆公又甚將
置重辟會李公元翼為都憲力救乃止序陞都承旨
壬辰賊報至公夙夜在公誓以身徇節猶退處外舍
禁無以家事關我病妾求一面訣不許去邠日天雨

夜黑百僚未集 中殿獨與女侍十數人步出仁和門公執燭前導是夜 車駕渡臨津擔夫皆散公步泥淖中召集扈 行三更達東坡驛 召公入侍且趣 召大臣及尹斗壽問計公首言我國兵力無以當此賊唯有西赴乞援 天朝耳 上曰予意本如此到松京 特陞公吏曹參判封鰲城君 命護王子先詣平壤又 敎曰予素知寅城府院君鄭澈有忠孝大節其令與卿等同護王子駕至平壤 敎曰李其知慮貞亮宜陞擢委以重任俄拜刑曹判書大司憲與漢陰李公德馨入對更請亟奏 天朝又建

請三調度管軍興以濟 天兵糧餉再造之業實基於此拜兵曹判書弘文館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同知成均館事 世子左副賓客臨津失守羣議請幸咸興公與尹相斗壽言此城不可守則當幸寧邊若一踰嶺北便隔 上國更何望乎賊逼浿水漢陰請乘船見賊將玄蘇調信謀緩兵事若不諧暗帶勇士斬二酋來公止之曰堂堂 國家豈可行盜賊謀計遂已 駕到寧邊公請赴遼東求援漢陰亦請自往沈公忠謙言李某方判中兵不可去遂遣德馨公送至西門解驂與之曰兵不出君當索我於重獲漢陰

曰兵不出吾當棄骨於盧龍聞者易容江灘軍潰
宣廟夜召羣臣議內附　教曰父子同渡鴨水國事
無可為世子宜奉　廟社主分往予帶若干臣僚入
義州從予者誰羣臣莫對公泣曰臣旣無父母又無
疾病請從　上動色次博川平壤陷報至促　駕夜
發扈臣多道亡會天雨晦暝公慮有倉卒疾驅先導
上益重之至定州公請住數日以待賊報先發一
使慰諭義州父老且移咨遼廣備陳賊勢皆從之至
義州人民驚散公請修掃公廨示久駐意數日稍稍
還集得成　行宮模樣公又言漢南諸路必謂　車

駕已渡遼煽動思亂宜急發使諭以起兵勤王自此
朝廷命令得通於湖嶺官軍義兵頗修奔問國勢頼
振時遼左訛言謂我導倭入寇　天朝兵部遣黃應
暘來覘始甚疑之公在京時已慮及此自齎辛卯倭
酋慢書以來及是示之黃見書扣膺大痛曰貴國為
中朝遼被兵禍反受惡名歸報石尚書痛陳實狀東
援之議始決　天將祖承訓將三千兵先至朝廷倚
之公獨言祖將躁而無謀軍必敗俄進兵平壤果敗
適反誣我助倭公請遣大臣陳辨且請催發大兵提
督李如松克復平壤京城賊亦退公力請　回鑾十

月 車駕還京百官雖依墻壁而軍情倚公為重行
人司憲奉 勑來公為遠接使迓於中途 天朝勑
諭 世子進理全慶軍務公以大司馬辭儐任陪
世子南行湖西逆賊宋儒真反諸官欲奉 世子上
京以避賊公上箚曰 鶴駕南下民皆引領今因潢
池小醜未有 召命顛倒西上非計也宜宣布德意
率勵士衆速圖討滅無貽 君父之憂也賊既平株
連者械繫相屬公啓言逆賊非如鳥獸魚鼈處處恒
産之物豈有若是之多乎聞者韙之乙未吏曹判書
兼兩館大提學 天朝遣使冊封日本副使楊邦亨

願得公爲接伴 上許之辭朝觧東銓文柄拜右叅
贊邦亨敬禮公曰東國有人丁酉復拜中兵楊經理
領大兵東行要見户兵工判書公逆于九連城應對
周敏經理嘉奬公凡五長兵部内抒國難外應 天
將才略中機宜沛然有餘地銓注公明武弁彈冠相
慶恒蓄萬匹布以應需用經理遇難事必稱李尚書
贊畫丁應泰搆誣我國上 奏叅劾 宣廟震驚閉
閤不視事羣議大臣當往陳辨首相柳公成龍不卽
請行 宣廟特拜公右議政爲陳 奏正使余爲副
使疾馳進 奏 皇帝並下應泰疏命五府六部九卿

科道一併看議來說公與一行諸官日詣東閣操文
陳說辭語剴切多官聳歎覆奏痛湔國恥 皇帝命
革丁應泰職爲民回籍 賜國王勑奬諭 宣廟大
悅 錫上田臧獲時議攻柳相成龍主和公上章自
劾以爲曾贊和議不敢倖免遂引疾章十四上乃遞
宣廟敎曰與人同事終乃反覆者李某之罪人也
庚子拜都體察都元帥宣撫湖嶺諸路上安民防海
十六策夏以領相 召還奉 懿仁王后喪詣 山
陵宮人夜半失火燒 靈幄公指授禮官襄事如儀
不爽毫髮建酋通書請和公曰此奴受爵 天朝本

國義無私交且必為後日憂請謝絶其使 宣廟命錄扈從功以公為元勳公上劄固辭 宣廟諭以孤忠勁節實 祖宗之忠臣 賜忠勤貞亮竭誠効節協策扈 聖功臣之號壬寅奸臣嗾鄭仁弘使其徒文慶虎上疏謂成牛溪渾搆殺崔永慶交章請罪公聞而瞿然上劄極陳以為崔永慶之被逮也成牛溪在坡州移書力救之慶虎之疏搆也非實狀劄未上奸人承柄臣指上疏擊公謂公鄭澈之黨公遂引告七上章乃免公雖去位 宣廟禮遇不衰大事必咨甲辰因上劄極論關失島酋義智詐械二死囚稱壬

辰犯 陵賊來獻求和公欲誅之境上柳永慶欲自
功誇詡力請訊問竟無所得有金稽者受嗾疏請追
封德興大院君 上下其事公議曰此事行之者哀
安桓靈非之者周程張朱羣議乃定臨海君年㝡長
居地逼家聚無賴會盜殺宰臣柳熙緒捕盜大將邊
良傑以窮治其獄坐謫首相李公德馨疏救忤 旨
罷相公代為領議政上劄累辭曰良傑之謫臣實心
傷之特未及言耳德馨卽已言之臣臣卽未言之德
馨章八上乃遽相戊申樂禍之輩煽訛飛箱中外疑
惑仁弘之疏入矣光海襲位積疑又甚集兵衛 闕

宮門當晝不開三司將密啓臨海不軌狀諫長來問於公公曰服喪 王子形跡未著胡遽置辟其人然公言而亦不能止獄將具公與首相李公元翼力陳全恩之意臨海遂竄喬桐言者目為護逆遂為縉紳間禍本 山陵既卜奇自獻得妖術欲改之公上劄痛陳四月拜左相兼都體察使三司請誅臨海公執前議鄭仁弘上劄攻之公亦再上劄乞解不許仁弘上疏詆先正晦齋退溪不當祀文廟太學諸生上書訟辨仍削仁弘儒籍其徒朴汝樑許之光海命禁錮首倡儒多士捲堂去公聞而愕曰亡國之舉也再上

劉陳之仁弘一隊大啣公乃以體府兵權太重之說必欲陷之死公又乞免辭甚危迫章凡二十上猶不許壬子金直哉獄起公衍衍守正隨事匡救詩人權韠坐詩語逮繫公離席泣諫竟不從衛士李懿信疏請還都公獨獻議破其妖說事遂已癸丑兇徒陰謀死囚朴應犀上變告延興府院君金悌男誣以謀逆闔門被殺武人鄭浹辭連逮繫公以曾薦浹邊倅出郭待罪使者三輩宣召慰鞫永昌大君甫八歲三司指為逆魁交章請誅政府獨不廷請羣小磨牙禍且不測有二宰臣連夜造公所賫以禍福公曰我受

先朝厚恩位台鼎豈忍屈志負君自虧名義兩司長
官揚言於鞫廳　榻前曰羣議以大臣不伏閤爲非
不敢不告公退出漢陰隨出曰廷議至此吾輩當先
及禍子將如何公曰禮云内亂不與焉何必爲永昌
死也若止出置城外我當屈意從之必如三司之議
不得不立異首相漢陰遂會百僚以本仁斷義出置
闕外爲辭柄臣大望掌令鄭造尹訒遂發廢　母之
論公曰吾得死所矣爲永昌死則傷勇爲　母后不
死則傷義今人誣引春秋我當引經據義段段攻破
進一劄仍及永昌不可加罪之意也是夕至第不觧

朝衣坐外廊瞠視不語子弟問故公曰三綱滅矣我以大臣寧惜餘命大司憲崔有源來見公公曰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有源素敬公乃定議與李志完金止男貳於造詡其論之未即行公之力也公具劄將進鄭浹就服獻納柳活劾公誤薦請罷公即日一奴鞍馬出東門僦居東郊大肆志於墳典暇則徜徉山溪間疏糲不給晏如也臺官累啓削黜只遞相拜西樞仁弘疏請加罪不報丁巳冬廢 后之論已定公忼慨不食忽大雷撼屋公曰天其戒告之矣俄而樞府郎來收議公方病扶起奮筆書曰誰為 殿下畫此

計者非堯舜不陳古之明訓虞舜不幸頑父嚚母常
欲殺舜浚井塗廩危逆極矣號泣怨慕不見其有不
是處誠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春秋子無讐
母之義況為伋也妻者白也母誠孝之重夫焉有間
今當以孝治國家一邦之内將有漸化之望此言奚
為至於 黈纊之下甚為今之道體舜之德克諧以
孝烝烝乂回怒為慈愚臣之望也議至見者泣下郎
吏草公議手戰不能定筆三司請絕邊圍籬安置凡
四易配所將配三水命竄北青戊午正月到配五月
感疾夢 宣廟宣召既寤歎曰吾其不久乎聞奴酋

犯遼廣我兵不赴援涕下曰國其不競矣粤二日卒
春秋六十三公嘗謂家人曰我以大臣獲此 恩譴
死勿以朝衣斂只用深衣大帯是歲八月四日窆公
于抱川先兆遠近承訃會哭者守宰邊將持賻赴吊
者士夫之操文酹奠者不記其數或有不相識而千
里來哭者壯青暨抱川諸生建祠守俎豆之時議禁
之而終不止訃聞光海命復爵禮葬中外聞者莫不
悲痛涕洟至有失聲哭者公孝友敦睦出於至性居
家處行迥出古人少悅一妓頗溺情忽念留戀害心
會諸友為詩以絶之自後一切不近聲色立朝四十

年出入將相累登勳籍而家無儋石朝廷黨比相傾
世無完人以公一意扶正故或未免標榜而公自超
然特立於是非之外為文章以氣為主以俊逸為宗
意到立成若不搆思而自出機杼語多驚人人得片
言隻字多藏去以為珍翫奏駸駸兩京筆法尤豪有
法少時汎濫諸家既博通其義又不肯竟晩喜濂洛
羣書亦不規規於箋註之末既靜居沈潛益有自得
之趣嘗著涵養銘恥辱書床養夜戒朝警夕五箴書
諸壁其自治之功又然也所著詩文若干卷朝　天
唱酬録一卷奏議啓辭各二卷四禮訓蒙一卷魯史

零言十五卷行于世少號弼雲晚號白沙太常議易
名之典 賜謚曰文忠公公娶都元帥權慄女生二
男一女長曰星男次曰井男壬子司馬皆仕爲郡守
女適士人尹仁沃側室生二男二女曰奎男癸丑司
馬次箕男女適學官權侙一女幼星男初娶判書權
徵女生一女一男女適進士崔煜男時中繼娶判官
金季男女生三男四女女適士人李廷煥次適士人
南斗相男時梃餘皆幼井男娶參議尹顗女生一男
一女男時術女適士人鄭知和奎男生三男一女男
時行餘幼箕男生三男二女皆幼噫公光明之表簡

潔之操如祥雲瑞日人得而覩之柱天高勳忠孝大節經濟之業正大之論爲國家著龜爲士林冠冕旂常紀之太史書之聲名溢於華夏德澤在於斯民奚待余寂寥腐語方可揄揚顧余與公風期契許三十餘年始爲郎中爲僚相與周旋左右於廟朝之間平居但見言笑怡怡一團春和至大議論大是非毅然壁立萬牛不可回旣又同膺使命於危難之日癸丑之禍我遣縲絏公又罷相至于戊午公先謫北我逐郊外其艱難險阻與夫道途覊旅閒居散適之際遊從最久其豪風爽氣傑句淸談隨遇溢發使人驚

倒盖有獨契而欽嘆者試記其一二公之在蘆村余携兒明漢佩酒往訪則公欣然迎謂曰吾欲賞道峯川石未遇會心人君適至矣仍以道巾芒鞋騎驢而去歷遍諸勝同宿枕流堂三更月上余方困卧公蹴余曰月色如許何睡耶携出川上忽愀然不語仰天長吁使明漢誦出師表又誦赤壁賦飄然有羽化登仙之想逮丁巳冬兇論益張請廢之疏四面而起陳好善全瀅峕請先誅公及余余匹馬曉出城訪公於東岡曰火色甚急吾等當先見收矣今日之事異議者死不議者不至於死吾受祿在職理難得免公既

去朝病不收議例也公掀髯笑曰死生命也且上必不能辨殺吾等或南或北不相遠則幸矣余知公意決口號短律贈公有斜陽數行淚立馬 穆陵村之句公曰以此為訣足矣遂握手而别居數日而公之議上粤一月而公謫矣此皆狀中所不載而獨余知之故并記之風流文釆宛然如昨日而公之墓樹已可材矣俯仰人世安得復見斯人嗚呼不得復見斯人也銘曰

沙梁千載益齋倡業聚精降靈公又挺立我公之生天具衆美曠乎拔俗粹然離滓威鳳之祥兼金之具

絶人才猷盖世豪氣鎭物之量凝遠之姿海不可窮
山不可移爰自釋褐望若神仙維時　宣廟勵精求
賢謂公見晩暇以讀書一部綱目汝其佐予盛之玉
堂不役以吏遇事刃發亦公暫試運屬艱虞擢公中
兵隻手扶天黃道重明中興偉烈卓冠今昔萬務盈
前談笑掃却如雲過空不留一氛乃主文盟乃登師
垣入煥皇猷出宣戎略乃秉國鈞儀刑百辟國有大
禮時有大議公一言決引經傅義遇坎則止不竢終
日弊屣萬鍾蕭然衡泌事又大謬天紀淪夷公雖遯
荒為國喑噫其言卓卓立萬世極羣兇鼓吻釁公于

北窮谷奔波爭先迎見走卒何知願識公面公安于
謫視世粃糠鈞天無人帝遣巫陽公去翩然若有所
期騎龍上天誰得以覊適來時也適去天也世世之榮
辱公何與焉維茲正氣日揭星明不昧千秋凛凛猶
生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
監春秋館事 世子傅李廷龜撰
推忠奮義平難忠勤貞亮竭誠効節協策扈 聖
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

鰲城府院君李公墓表

諱恒福字子常慶州人世稱白沙先生生於嘉靖丙辰庚辰登第選翰苑玉堂南林書堂天曹郎舍人壬辰以都承旨西巡道拜兵判協贊中興偉績歷吏判大提學都元帥都體察使三入相五封勳癸丑之禍遞相郊居戊午獻議獲罪謫北青卒訃聞 命輟朝復爵禮葬葬抱川乙坐辛向原世系言行當於碑誌中詳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 世子傅李廷龜撰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三

白沙先生集附録卷之四目録

賜祭文

致祭文 癸亥反正後特命賜祭家廟

知製教張維製進

宣廟在位逾四十載壽考作人有光前代如植衆材卿爲杞梓隆然樑棟萬人所庇粤自經幄以至巖廊訏謨遠猷輔拂贊襄弘濟艱難辨雪邦誣勳德兼隆望實允符以貽後人太平是啓天之方蹶嗣德起穢奸回内舋左腹煽慝釁構同氣事連長樂哀哀孺子奪懷以戕忠貞既竭斂身遯荒亂如此廡彝倫墜地金墉禍迫冠履易位孰非王臣茅靡盈庭惟卿挺特

義重生輕片言出口人紀以立溢威旋加竄身絕域逖彼北荒徽纆纏嬰幽憤未洩營魄先傾人之云亡善類憯傷上天悔禍 宗祊重光曾是枯槁靡不昫濡眷言顧輔獨閟泉壚九原不作增予心惻爰命有司薦此芬馥精爽未昧典刑可想一理感應庶幾來饗

抱川花山書院 賜額致祭文 知製教趙復陽製進

維歲次庚子四月乙酉朔初三日丁亥 國王遣臣禮曹正郎尹塏諭祭于先正臣文忠公李某之靈

宣祖在阼羣才棲武孰為稱首粵有元輔生禀間氣

寔謂名世邦家砥柱士林根柢自在童幼已期巖廊
展步夷途眷注非常丁時板蕩專賴石畫策决求救
忠竭執靮名聞天下功冠中興文盟是主銓柄常膺
乃登鼎司並揔戎事出入將相經綸表裏民望蓍龜
天為社稷謝傅疎襟魏公盛德昏主亂常衆慝逞兇
謂毋可觧禍迫金墉惟時遯野不在其位發憤抗論
天經地義爭光烈日獨任倫紀道屈身累人亡國瘁
善類長慟良史大筆平生立揚可尋本末姿惟英傑
濟以明達風度凝遠器宇軒豁蘊為德行篤厚淳備
發之事業磊落俊偉早覯宗儒知奬特異晩而嗜學

游心義理有銘有箴涵養警戒直契宗旨洞見超詣
文章炳烺特其餘韻大節卓犖亦云本分清如氷玉
重如山斗應無盡無應有盡有一代名賢皆在其門
人誦白沙世傳遺文正大之氣凜然猶存院宇初建
兇黨方熾公論爭激雖禁莫止揭虔俎豆百世必祀
項在 先朝實許宣額申命禮官嘉號是錫九原難
作緬懷何窮精爽不昧庶格予衷

北青老德書院 賜額致祭文 知製教金昌協製進

惟古豪傑間世乃生勲業節義亦各殊程孰克兼之
其惟我卿爰初發跡已負儁聲 聖神在宥髦彥彙

征譬彼秋旻衆星縱横卿在其間爛為長庚希文之
廓稚圭之宏養以經學蔚然高明值時之囏擢秉樞
衡謨謀應機奔奏彈誠功冠中興莫之與京巖巖廊
廟赫赫丹青肆其彌綸将還太平日入明夷天地晦
寘羣姦㬜慝斁亂大經謂毋可雌邪說盈庭鼎鑊以
胥人莫敢攖卿時在野發憤氣盈引義昌言雷轟日
晶倫綱幾墜隻手以擎匹馬北征不震不驚逖矣荒
俗爭覩典刑有來摳衣踵錯門屛經承講畫如化螟
蛉匪直湘累耿介獨醒鵬集庚子神返箕星暗噫未
伸淚睫猶熒關塞楓林孰招英靈矜紳永慕及于夷

氓立廟以祀可見同情迺睠配列有二忠貞抗節扶
義鼎峙崢嶸大冬松操烈焰金精並世同軌不容異
評俎豆一室休有光榮惟是僻遠限于予聽褒表之
典曠不舉行有或白予亟賜嘉名尚俾來者益聳瞻
聆遣官馳酹牲酒肥馨不昧者存歆此尊銂醒翁金忠貞公德識丁卯配享休軒鄭忠貞公弘翼戊寅配享

御製畫像致祭文今上丙寅命入畫像後製下祭文仍傳曰今覽遺像曠世興懷製文以下其令儀曹依例致祭同副承旨李宗廸三度呈辭還給牌招使之致祭

予自幼時聞卿深焉今覽遺像百載宛然吁嗟惟卿
金玉其質宏謨識鑑可謂第一粵昔壬辰國勢凜綴

職在知申秉燭名徹扶持倫綱萬古樹忠確然其操
精白其中知才知能吁卿一人濟濟羣彦中興諸臣
予方靜攝心在故勳爰命喉院訪問諸門何幸今日
進也殿前一覧起敬若卿登筵曠世追感一淸于心
玆令禮官淸酌以斟嗚呼知遇古今奚間其若有知
庶歆此盞

祭文

維年月日白沙李相國卒于三撤之謫所越七月十
二日巳巳返還于抱川之故山同月二十七日癸丑
地上友李好閔以隻鷄壺酒遣男景嚴酹以侑之曰

嗟嗟相公而至斯耶言禁不盡身老莫馳先逝者待
巨卿之至後死者無子龍之推附奠一盃萬古長辭
嗚呼哀哉尚饗

又

維年月日弼雲李公喪柩自北青謫中返葬松楸潘
南後人梧窓朴公東亮其號者亦以罪在牙山配所謹將
菲禮遣奠于靈筵之下曰人有恒言太上立名名垂
宇宙功亦天成二者卓卓歿有令聞我豈妄語當世
子雲嗚呼尚饗

又

維年月日東陽申欽聞白沙李公之旅櫬返自嶺北乃含哀茹憹使子翊聖敬具清酌祭于几筵文以侑之曰嗚呼哀哉公今已矣不復作乎公今往矣不復留乎百世一人千載一時者非公之謂乎言爲綱常道爲物則者非公之謂乎公之卒也言人人殊卿大夫之知公心者不暇於咨惜而羨其蟬蛻於濁穢曰存順沒寧於公何悲士之慕公風者家弔而户傷曰世其無偉人矣朝其無宗臣矣士其無依歸矣泣而或耋公胡無壽軍民胥隷之懷公澤者涕交淚潸兒啼於衢曰國人望公如望歲焉雖公未還猶恃公存

公遽不祿于何其庇嗚呼哀哉劒履旣輟鞮屨出城
則公方爲山澤之癯矣丹書一籍北荒千里則公方
爲畔牢之纍矣其與士相忘也久矣其與民相去也
遠而士之倚公若蓍龜然民之念公如父母然童孺
之孩婦寺之微遐方絶徼不見公面目者亦咸誦公
之名記公之跡而有不能自已者焉彼媢而揑之者
獨昌故哉能褫其簪組軒裳而不得泯其宏功大烈
能縲以重辜峻法而不能遏其四方民望能以風議
鉗當世之口舌而至於千萬世聲實之在人心腹者
又將不得以禁制之也彼挫而撼之者抑奚益哉夫

若是者何也其天定也公顧何事於其間哉豈非人
無不至天不容僞所能者天不能者人耶嗚呼哀哉
嫺飾爲工公任其真喔咿爲賢公任其達人皆有比
公則獨立人皆有營公則脫略人須公業公爲粃糠
人標公節公爲餘遺身都將相覆以布素手抉雲漢
聲則眇嘿然玆數者俱不足以形公賛公也獨其光
明灑落軒豁搴開星辰麗空纖翳莫玷江河行地九
川皆歸儀鳳高翔衆羽挹彩臯禽長喙凡響戢音處
於萬吹之中而伸於物表混於見少之列而超乎大
方屋漏如康莊闈闥如位著玲瓏八窓闔闢由我者

庶幾彷像公萬一而今不可得見者也嗚呼哀哉見公之端委於巖廊者徒識其為希文稚圭而不知公飄然遐舉之想在一丘一壑之間見公之圖繪於麒麟者徒識其為始興建昌而不知公冲虛澹泊之操在淸氷苦蘗之中見公之調諧於宴居者徒識其通介無常而不知公妙悟獨契之樂在竹素探索之際見公之流離遷謫者徒識其為植立倫彝而不知公安時處順之志在窮通不渝之裏如是而天不憖遺則宜乎知者慕者懷者之慟無窮已也癸丑之夏余罹于罟公聞余出倒屣來訪蒼黃立別有蘊莫宣四

載于田公亦在郊班荊東路目擊手分皓髮丹輔燁
如神人迹呫窮峽晨星相望篇翰雖傳儀形漸遐逮
聞珮玦闋河愈敻公身雖躓公道則亨公視寵辱石
火電烟公視死生朝晡夜晝燦爲箕尾者非公也耶
結爲河嶽者非公也耶有涯者生無涯者知後公而
死亦復焉喜嗚呼哀哉舉余時觴尚饗

又

維年月日故白沙李先生喪車歸自謫所至于墓次
将以八月庚申永就窀穸門下生德水張維謹以壺
醪榼肴來奠于柩前而哭之曰嗚呼已矣哲人萎矣

百年間氣今何歸矣斯文失宗匠矣國家失柱石矣善類失依歸矣正論失標的矣若維之愚蒙泰山頹而失所仰矣惝幪輟而失所聽矣倀倀迷途而失指南之導矣呼天之慟不足伸其思矣徹泉之淚不足泄其悲矣痛矣痛矣哀哉哀哉加公以網羅僇辱者人也處公以荒塞絶域者人也而病公之亟而死公之速者未必人也地固有遠且惡於公之處者而未遽死人固有衰且老於公之身者而未遽死碌碌者存堂堂者逝不遺一老以相我　宗祊也信乎天之不可恃而神之不可望也是無乃典禮彛倫天固叙

之而時或斁之英豪儁特天固培之而時或摧之耶天之所斁强欲扶之天之所摧强欲留之人之不能勝天也久矣謂之何哉謂之何哉痛矣痛矣哀哉哀哉世之所難於材者三器也才也節也有器而無才則窒有才而無節則奪有節而無才與器則折三者兼備方稱特達如公閎中偉量有其器矣敏識雄文有其才矣若其操履之確樹立之卓尤有人之所難及者端委廟堂儀刑百僚人固望於公陶鎔大雅斧藻鴻猷人固望於公六尺百里晝瘁鞠躬人固望於公以我　先王之壽考作人後乂林立大爲梁棟小

猶榱桷而全才碩德善始善終邈焉寡儔者人惟推
公不幸百罹之會一網無遺芝蘭旣摧松栢隨之殄
瘁之憯天實爲之痛矣痛矣哀哉哀哉歷觀牒記倫
常之變百世一値貞臣烈士之遘其際者有巽辭以
悟主有危言以動聽臣與主俱福世與道兩幸而公
遭羅厄會寸心如丹婉詞正言足以爭日月而動鬼
神事乃有大謬不然者致君之忠翻成罪案錫類之
誠遂作厲階豈亦世道淪胥之機有非人力所能挽
回者耶然而世猶有望於公者蓋　主上不欲處公
以死地抑有司之議而移公善地則固察公之忠矣

公之家居羸頓已甚嶺外之行人爲凜凜既而神明
扶相素履安適意天之爲此世界延公之遐祿也曾
未數月奇疾忽纏山頹樑壞虎倒龍顚聞公之歿者
行路傷心婦孺咨嗟士林相吊摧心銷骨而艱危之
象日甚一日悠悠世變于何其極不知公以長寐無
聰爲快樂耶抑亦念及時事而有不得瞑其目耶痛
矣痛矣哀哉哀哉小子無狀早承型範受知之厚仰
德之勤實倍常品而公之謫也不能備執鞭之役公
之病也不能與擧扶之列公之喪也不能視含歛之
節喪車戾至亦既有日絮酒之奠猶後於人俯仰情

義覸面明神惟當飭志厲操不負所學無辱公知人之明無隳公成物之德庶此心之昭感公無吐乎玆爵嗚呼哀哉尚饗

又

維年月日弼雲李先生卒于北青之謫所諸孫以其年七月十二日奉輀歸于先兆其表孫而受業先生者曰羅州朴瀰就哭于堩次退而益隕感不能言也越十九日戊午始克為文以脯藍酒果虔奠于靈筵號天叩地再拜而言曰嗚呼天柱將摧地維欲絕百祇躨跜三靈縮瑟雷霆霰雹駢驚沓馳海瀆山嶽交

涸迭移林林者失其所以林林緫緫者失其所以緫
緫儀秦亡其辯賁獲喪其勇而先生以七十老病之
人床席沉綿之氣揣其力則隻手障瀾也問其年則
朝暮入地也三位台鼎旣斷進取之志久擯田野亦
非官守之責矧我先生榮衛雖痺精神如昔其如利
害禍福生死吉凶之說灼數而審定者固不待計之
畢也先生顧乃猶爾而興倚枕而書不驚不惑寂如
謐如波瀾横挑風雨晝晦機穽内設羅網外遠以膏
肓間之寢瘵開八十年之荆棘擧一世有知無知來
慰而來别者卒皆仰之涕歔歔也先生心晏然而若

將固有之也色充然而亦不自爲得也磧沙塞雲瀧
氷隴雪居者肉死行者指脫而先生就之如得所樂
鞮屨素韈摵頻顛仆菸菸青海遙遙鬼門長夏囚山
坐席未温天遽斯奪不我慭遺兩楹之夢翩然騎箕
嗚呼先生今不可作倐夜窈冥乾坤索漠載櫬東旋
羣孤靡托天乎天乎疇能忍此痛矣痛矣嗚呼窮途
凶禍薄俗所避乃今聞先生之訃者莫不奔走後先
如哭親懿賻不絶書客不虛位盖彼谿峒獷鹵之輩
溟瀚游泅之民非有義理談説之素平昔影響之因
也漬綿炙鷄其踵相接或有操文而祭者其氣烈而

其語合嗚呼噫噫是孰使之然哉不獨此也道路之閭街市之邊萬衆林立一口颺言嗟我相公而至此寃嗟嗟吾曹幸相公之未耄庶幾其重入脩門而沃我以大德熙我以壽域也其望之如擧口而待哺也其傷之如稚幼之失怙也可見先生之聲能遠而澤亦普也藉令環我疆橫目之生列坐而行集試以吾先生正人耶邪人耶如是而發問吾決知與先生者必十之九無疑而亦且十焉嗚呼人之嚮慕於先生者不啻仰之如山斗信之如蓍龜則一人之心卽千萬人之心也固無事於比量而後知苐其虐焰凶煽

能懾人於千里之外潛伺而射羣呶而起者已擠先生以死矣揚揚然自謂定是非於一世然而豚魚之微猶不可罔而況最靈者人其可非道而誑乎哉古語有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我先生之死也可謂天乎人乎是則先生之身可殺也而先生之言不可闕也先生之後可錮也而先生之道不可絶也雖謂之天定而勝人衆可矣嗚呼我外王母寔先生姊先生事之視同母子昔在丁酉之兵燹我家避兵於西鄙時先生奉使于　上國屈郵蹄而來省撫我頂而提我耳溉其根而待其穎暨歲庚子之春有

先生之价將命自京余方就外傅而讀秦史作一書以上先生緘封之外有李丞相宅四字先生覧之莞爾其貌曰我姊氏之宅相嘉哉孺子其可教其歳之冬十月百口扶攜而西笑自玆函丈之間昕夕焉惟先生之所詔經史子集以至百為以恩以義是鍼是砥凡我小子之七情不爽而百體有司寒而衣飢而食者皆我先生之賜而誰之力哉實狂且戇到今並嬰乎禍羅迹已拘而腕不羽瞻北雲而長嗟前於風便奉先生之遠札期我以秋砧情則感而語則切宛遺墨之未乾承謦咳之彷彿孰謂中夏幽閒奄至大

呼狂叫五内震墜嗟嗟小子揆厥恩私當服衰經揆厥分義當築場室我實匪人懷親拘俗援以同爨有靦面目嗚呼先生耿光萬口為碑然我家乘夫豈無辭收拾咳唾撰此行蔵小子攸責何敢忽忘嗚呼世之期待於先生者地平與天成畢竟卓卓之樹立乃以一節而著名在先生其何憾嗟我東之無祿言有窮而紙有竟獨此情也無極嗚呼哀哉尚饗

又

維年月日白沙李先生卒于咸鏡道北青之謫所越三朔七月始返柩於抱川故山之麓其門人延安李

明漢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走而哭而祭曰　先王之
棄羣臣于今十一更燧矣其相臣之不以言獲罪於
朝者盖寡云而若乃其言之不少諱而至於不顧死
罪之不少假而至於必置之死地而後已也則獨於
我先生見之矣嗚呼若我先生者方可以見　先王
於隧下矣先生以豪傑之才蘊經綸之志早遇　明
主自致身青雲之上在論思也下無遺事而上無闕
擧在風憲也庸邪斂跡而是非底定使之掌銓衡則
玉石區而苞苴息使之握文柄則正聲張而痼習除
上難儐接之臣則先生介焉誠意孚而華使心服

上難專對之人則先生使焉忠赤露而帝疑氷釋綱紀修舉而贊襄之績著問首揆則先生也南北晏然而刁斗之響絶問元戎則先生也内重而先生内重外重而先生外重喬嶽乎一時柱石乎　兩朝佩國家安危而為士林標的者二十有餘年而一言不合於時輒退而高卧於三江七澤之間其於一切世味泊如也及其驚波立至駭機驟發中外結舌惴惴焉莫敢誰何先生獨以隻手扶綱常引經據義抗聲大呼雷霆不能喻其迅賁育不能較其勇發在廷已喑之口嬰出鞘欲加之刃其視伏椹桔就湯火不啻

若脫煩惱之域而登極樂之界則絶塞覊纍之難固不足動先生一髮而卒爲青海之魂亦先生素所定者也傳曰非堯舜不陳語曰不畏義死豈先生謂耶嗚呼若我先生者方可以見　先王於隧下矣噫天生豪俊豈無意也盖將致吾君也澤吾民也而又使之崎巇嶲屼終不得展其才者亦何意耶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此古今之所共惜而吾道之日以癯者也昔宋朝臣司馬光富弼之奉身而往也天下之勢不至於今日之已無可爲而其往也亦不以中伏弩而落文網也不過曰抹撥時尚耳優遊鄉社也猶且

為天下望其起者汲汲焉有甚於飢渴者之不能朝暮待也賢人進退之機顧不重歟然則今之所謂往者有止於優遊鄉社者乎有往而復還者乎手額而惡乎待哉百身而惡乎贖哉已矣其不復為國家借先生矣闢九地籲九天而祥鸞瑞鳳之儀霽月光風之韻終不可得而復見矣於乎痛哉始漢之髮未燥也已知有白沙先生不見其面誦其文逮挾冊登門先生謂漢可教賜一言之褒而燕石之價長焉漢甚無似雖不克副先生所期望而知遇之感竊自謂不後於人矣顧漢身不可許人而事有所不自由者始

之不能僕役於踰嶺之日中之不能執燭於易簀之際竟之不能執紼於蓋棺之後無似之負先生多矣於乎痛哉先生之且踰嶺也以書抵無似曰飄飄洞庭葉落向何方去病也曰觀我字體可知將卒也曰吾是暫時人書凡三四至而語日益悽惋漢固已疑矣而亦不料天奪之至此遽也天乎天乎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於乎痛哉漢尚忍為哭先生文乎蘇軾之祭歐陽公文曰上以為公惜下以哭吾私漢之哭先生也亦云嗚呼痛哉尚饗

又

維年月日門人李景稷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
故白沙相公李先生之靈嗚呼古語有之士之特立
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
篤而自知明者也此實公之謂歟舉世非之力行而
不惑受垢遷北至死而不顧若公者可謂伯夷後一
人也且伯夷之叩馬而諫也時則有若太公望輩扶
而去之曰仁人也與公之讜言百車人爭按劍而起
必置之死地而後已者為何如也然則其時之危而
言之難視伯夷為愈甚焉耳夫士之生世也或以文
章而鳴或以道德而彰或以勳業而立或以忠勤而

至或以功名而顯其於節義則盖鮮矣至於特立獨
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
噫煥乎其文簡古而蔚大而黼黻乎皇猷小而多銘
卿大夫功德者非公之文歟三躡台達朝野翕然身
佩安危一時皆慕者非公之德歟蛇從在野龍得返
淵勤鼎紀常盟府則有者非公之績歟　兩朝元老
一節夷險極身無貳終始不渝者非公之忠歟進途
早闕恩顧日渥相乎將乎輝暎中外者非公之顯歟
蘭組瓊佩刮磨外累為彼不清缺作玉雪者非公之
潔歟棘木見血明讞不阿愠于婉戀出止東皐事序

不類人皆如響公獨能守死善道勇爲人之所憚爲者輿疾投荒死而後已如其節也如其義也其信道篤而自知明力行而不顧者顧非伯夷之倫歟一之爲難今公全備而兼有之何其偉哉噫獨扶綱常西山之節耶萬古不夜孤竹之風耶吾故曰若公者伯夷後一人也其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將並美而共稱也嗚呼天故生之若有意也大限俄窮飯用米貝由戒者吾不我者何一去不復而以喪歸　聖上軫不慭之痛國人有云亡之歎錫爵復秩葬視龍驤而毒舌猶掉彼何爲者有得有喪生不之

戚為榮為辱歿而寧憾施施坦坦可想乎冥冥而只
念如我者情深師弟恩猶父子靜言思之寧不疚懷
自春徂夏問訊綢繆書云水土不適舊痾復作且其
作字變常有不忍見而遣辭有倫精神猶在意以為
愷悌君子神明所扶日竢勿藥誰謂承凶以公之忠
烈而竟死於謫以公之賢德而不能百年天乎人乎
嗚呼痛哉白雪楊州摻裾而别素車堅城執紼而迎
往别來哭月纔六穀有隕如瀉五内焚灼日月易逝
殷㝷已迫痛矣莫攀吾將安仰入門而如聞德音陞
堂而若見甚然嗚呼遠矣何日而忘公孫我甥庶幾

相依展菲薄而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又

維年月日及第李貴使家豚時白遠具時羞之奠告祭于亡友故領議政李公之靈嗟嗟子常而至斯耶自古莫不然我獨何傷嗚呼吾少孤流落南中吾年十四始來京師吾少公一歲遇公戲謔之塲仍與為友而交道日親及其長也吾寓與公相隣適公休官養病至於三年之久吾與公及李君擇中枕臂欹眠殆無虗日謔浪談笑爭長達夜此時相親豈知交義不過意氣相合未甞欲一日相離也厥後知識漸長

相與勉焉曰與其外飾而無實寧內直而無僞外形骸而以理自勝立心不苟行已卓然歷敭淸顯馹躋台鼎霜蹄高步未嘗一蹶多經世變不一失身豈智力之所及乃自得之所由世之少公者多以隨波流俗容默模糊嘲公於我我每答人曰李公小事雖糊塗大事不糊塗松栢之節歲寒然後知之寒草之勁疾風然後驗矣時或反語於公曰我以大節答人之疑公者公其勉焉公每微笑嗚呼一言驚世萬古秋霜將頹之倫紀賴而復振已晦之長夜賴以復明誠所謂有所不鳴鳴則驚人有所不飛飛則衝天者也

不惟我之知公如此公之知我亦無讓於我我昔為油於世也凡知舊皆恐其油之染已避我猶恐不及兩公則坦然不以為嫌及其中年積謗熏天一時儕輩舉皆疑我兩公獨不疑豈其無由也他友徒知我長不知我短故一聞其短並疑其長公則知我短長故雖聞其短不以一短並疑其長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公我之謂也公我之間所信者心故肝膽相照如箎如塤人莫之間往年公在東郊我居西庄匹馬相訪或覩或嬉達夜不厭翌朝告別兩情悠然不忍相離早知如此何難更訪竟抱無涯之痛也及我之謫

也罪名甚惡人皆疑懼平生知舊或有訪我於家者
而身累罪名來別東郊者惟公一人而已一友不可
負如此而況負君父乎噫家兒時白氣質雖好學迷
其方庭訓無資方欲向學問師於我我謂曰今我儕
輩中可為人師者不可易得鰲老為人拔乎其萃汝
往師焉時白一往師焉中心深慕許以事一父在觀
志事不如情其尊慕之誠哀戚之情無異於鄭生忠
信以此知公之有諸已者能令人心悅誠服至於此
也噫公素絕世念性癖山水身縻簪纓心馳物外在
京公退之暇匹馬抽身時或與我共遊三角山溪流

較勝脚力於谿石之間我後不及羡公勇健豈知公
訃反先於我乎噫與公爲四十年交其言談擧止威
儀風度自少至老望之儼然卽之温然其爲人可狎
而不可慢可愛而不可侮事之疑於心者必於公問
焉公今捨我而逝於何考德而質疑嗚呼痛哉噫謫
來之初乃以讀書有味之意貽書於公公反戒我易
言使我益勉其志責望於我者滿紙縷縷追今記憶
感淚自下凡今之交皆以勢利相勉朋友道缺絶久
矣而公則望我以古道我實欺公辱負幽明愧古人
以忸怩在世之前庶幾追戒公言不負公望於泉下

也嗚呼以公天禀之高所欠者無師友之相助故處
事之際或未免有自任己見之失而晚歲覺悟乃知
人事之在於聖賢之書科日讀書無異勿學日知其
所未知非徒見識日益高明其尊道慕賢之誠比前
加隆倘使遇時而行志其功烈必光於前日矣惜乎
遇非其時而命亦不壽夭也奈何非但知舊之不幸
抑亦國家之不幸也噫公之在世也貪者廉而懦者
立君子恃而小人畏譬如大川喬嶽雖不見其運動
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歿
也赤子無所仰庇朝廷無所稽疑君子以為無與為

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虎
逝則變怪百出舞鰌鱔而號狐狸鳴呼痛哉噫公之
被謫也舉世莫不悵然而失望猶庶幾於萬一者幸
公之未甚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
莫余追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壬辰之初　龍
馭西狩國事蒼黃滿朝袖手莫敢爲謀請兵　天朝
公先倡焉竟恢重光之業到今國事之危疑倍於壬
辰而未聞有出一奇謀畫一長策以紓君父之憂者
九原難可作嗚呼痛哉噫項者聞公之謫乃以一書
貽公非不多其節義而所爭者公而見識之異同而

亦不可不辨也來書勤懇愚惑庶開而徐竢後日冀
聞一二豈意今日而至於斯承訃一慟萬事謬違嗚
呼樂易之容軒豁之度博洽之辭寧可得復見於斯
世也噫近世知已相繼云亡漢陰纔哭檜原又逝兩
友情義比公無異而自公之沒心若懸旌尤絶世味
追想音容或至達夜形骸雖存衰病日侵幾何不從
公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
不悲者無窮期矣嗚呼痛哉噫聞公之訃前夜公之
儀形依俙入夢愀然不樂如訴不平相戲相嘲無異
平素覺來一夢我意悠然卽語家人輾轉不寐豈意

翌朝遽聞公訃無乃公靈先報我知而我實不知耶噫人之死生如夢一場夢時得失覺後何關未死之前我爲公痛而已旣死之後永與公遊夫復何傷噫聞公之訃非徒都下士女咨嗟涕泣至於遐方士子知與不知相與會哭爲文奠之昔韓愈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古人曰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僞然則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抑又何悲噫公達人也凡於世故少無動念一見汪檄數日傷痛仍飲數盃長臥不起終

死國事在公何傷而如我頑夫被罪無名耳聞目覩
尚忍苟存終與草木同腐還羨死者得所而但一息
尚存儀形在目求言思之何日忘焉噫聞公之訃義
當匍匐往吊而身縻罪纍葬不執紼心期百違竟未
奔哭嗚呼此生辜負幽明緘辭百里以寓一哀而已
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公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
嗚呼哀哉尚饗

又

維年月日門人全義李命俊遣子顯基謹具酒果敬
祭于故白沙李先生之靈文以侑之曰兩儀儲精三

靈叶祥盎然太和發舒文章一出瑞世鸞鳳其翔千載遇際受知　先王早陟亨衢裒益煒煌爲蛇從龍起顚存亡屹如喬岳填于四方沛如甘霖澤物浩穰身都將相內外允康績追蕭葛德剸琦光片言格君萬古綱常雷霆震撼天地顚僵劒履墜地扶病遐荒隨運而化亦云舍蔵蟬蜕塵臼倏至帝鄕言吊重華申訴中膓理命之慼慼正巫陽死生榮辱一何茲茲命俊通家晩出竊附門墻夙承誨拔提奬俱臧荷德旣深報效無良承譴而南俯軫如傷分與童指盖覆罔量國士之知所不敢當國士之恩所不敢忘北向

一慟雲日蒼黃千里奠誠釃酒在觴尚饗

又

維年月日進士羅萬甲謹以菲薄之奠敬祭于李相國之靈伏惟相國夙稟間氣天降大任德宇淵深容量海涵餘力文章振耀一時自在布衣望屬相夔身際昌期躡踐華貫國遭迍邅備嘗艱難功存執鞫業著中興形圖麟閣職陞台庭聲聞華夷人稱柱石兩朝元老一心王室未卒施爲遽被逐斥卽開東郊起樓無地綠野嘯詠獨樂五禩須緣大論命收家議一封血章倫紀賴存威冒雷霆勇奪三軍忠炳白

日事光青編羣舌如刀禦魅有北民手未加春杵遽
輟一隅忠州生往死歸窮巷僻村無不垂涙忠定訃
聞復官有旨中書還命何代無之事蹇身伸損益何
有九泉之下歸見　先王業傳清白名永無窮嗟我
小子晩忝登龍謂我不鄙辱賜坐語親炙儀形溢蒙
奬譽都門一別地角天邊音書未憑凶聞先傳人之
云亡彼蒼者天嗚呼哀哉尤所痛者位望雖顯志未
大布年未老耄詎云滿德靈車千里已即玄宅遠負
鷄絮一慟腸絶精靈之氣通達之識不作山河應為
星辰不亡有格微悃是伸尚饗

又

維年月日罪配人柳川韓浚謙以生芻漬綿之奠使子會一代酹于亡友白沙先生之靈嗚呼人之相與惟在誠悃百世非曠千里非遠公我之生一歲以差公我之交古人是期其堅若漆其淡如水世俗所惡公我所耻不矜于盈不歉于窮踈不較異暱不苟同人情殊好兩無磷緇世途多巇一視坦夷弱冠相識皓首如初惟心之契惟義之俱公惟輿望早躋台衡我附驥尾待罪列卿婿玆一人夙夜共貞方寸如丹可質神明國難時訌喬木先顚風波振蕩萬事聽天

昔我竢命于彼郊圻公方遯荒來叩僑扉蹇驢角巾舊日軒冕縞髮霜鬚七年顔面握手交躩傾倒心懷慷慨之極雜以詼諧將成契濶說盡平生連伻二子宿戒遐征迨公受玦曾未一載地北天西屢易其配我聞斯語日夕嘘唏網羅在身不能奮飛遽遣家兒候公逆旅公曰此行爰得我所惟念昔疾未見今愈恐孤　恩譴遠然異土兒來復我我心如結關山夐阻重以雨雪一日二日消息何如五月之初始寄一書將求兄碣謂擬專人那知不淑已迫玆辰驚心楚訃斷腸涪齰寢門之哭老淚傾河嗚呼天之生公或

者有意公之行世庶乎無愧三都廊廟位非不貴五誓山河切非不蔚歸視其家宛一布衣少事慨踈時有弛張大義分明常自激昂末梢一着砥柱天常千尋之綆未測其深九牛之力難轉其心鼎鑊是甘彜倫是植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我懷明甫寔公石友生同夷險死有先後洋洋 宣后陟降左右歸共寘班始終無負顧余窮釁墓木已拱九原之會朝暮可踵惟其未亡是以深悲耿耿此心公必知之聞公旅櫬首路舊塋遙蔵薄具少洩余情江漢風流嶺海文章今其已矣宇宙茲茲如其志尚暨厥言論世必有徵

吾不云云嗚呼哀哉尚饗

又

維年月日門人李時白敬告于故相國李先生之靈
維靈天與間氣逺器夙成學回狂瀾文紹希聲有粹
其性樂道全真 缺 雅度宜人玉壺清輝和光濁世人
莫我測一筆風生義嚴辭直萬古綱常粲晦而明旋
遷于北萬里長程極夢倏覺浩然全歸凜凜忠義青
史垂輝衮衣煌煌孰能補闕赤子容容誰是拯溺都
人士女異鄉殊俗莫不向風痛心號哭所過爭奠如
失如喪 宸衷覺悟禮以官葬復位台鼎恩逺泉壤

嗚呼哀哉天地無心誰斡玄樞英蘂夏落毒卉冬敷
禍淫莫驗福善卽虛小子失學貿貿迷方狂牡橫奔
荊棘路荒幸忝門徒躬奉德義面命耳提㧞回車改
轍實賴啓發成我之恩卽均生育嗚呼先生奚至於
斯呼天莫問叩地無知人耶命耶何奪之速有惑誰
解有疑誰釋攀號莫及知我者誰仰視蒼蒼日黑風
悲招魂無路長夜不明哭奠菲薄以寫哀膓靈若有
知庶幾歆觴尚饗

又

維年月日東陽申翊聖謹諳白沙李先生靈筵之下

薦其薄具哭而告之曰噫君子之任世道之責者必當天下之至難至變幸而尊主而成功不幸而捐軀而殉節若孔明之盡瘁文山之成仁皆當天下存亡之幾任天下綱常之重者孔明不能復漢室於垂亡文山不能紹宋祚於旣絕成敗之數係之於天固不足論也藉令漢室重光宋祚再紹不過為一時之烈也以一人之身贊襄時艱恢中興之大業片言正君樹萬古之綱常如先生者盖未之聞也壬辰之西狩龍灣顧不如益州之偏安時之至難也先生方執中兵之旗握帷中之籌轉危而安捄亡而存可謂建

天下之殊勳矣致身於危難之際易立節於論議之間難十餘年來國家多事釁故滋起事之至變也先生居大臣之位不失其令名而卒能抗雷霆不測之威武扶大東幾熄之倫彛可謂任天下之綱常矣大節已立大功已唱先生之道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者也近之不厭遠之有望何遽棄斯世馭氣乘飛超然於無何有之鄉乎嗚呼先生之視今之世道為如何哉志士不得伸其堂堂之議忠臣不得奮其眷眷之誠天地否塞日月晦盲後死之民而誰與程一掌為辭輪坎長冥靡其及矣嗚

呼先生尚饗

又

維年月日門人韓山李顯英謹以淸酌庶羞敬祭于白沙先生李相公之靈嗚呼哀哉先生去秋得痼疾今春被譴謫雖曰康强已踰六十雖曰勿藥宿恙未蘇惟時嚴風斷肌雪嶺横天東郊一拜心知永隔淚迸還掩慘慘告辭隨聞跋涉之勞不害神明刀圭之憂便若去體意者天必相之迨其未衰而復有蒼生之望也豈知平安之報屬耳慭遺之悲踵至民喪父母國失蓍龜使余後生小子抱山頹樑摧之痛而莫

之能窮也嗚呼哀哉先生早以間氣生挺叔季瓌瑋
卓犖逈拔俗子科臼中文襲兩漢筆追鍾王而視若
兒戲學透伊洛之宗而不屑屑於講明勲高冠鄧之
列而自韜赫赫之聲迹利澤之及物者不覺其深而
隱然有喬嶽之重奈何盜憎主人載鬼一車跋前躓
後雖不害於赤舃之碩膚荒郊遯野自斂調鼎之手
畢竟以一紙殷血扶人紀淑人心舉國之人囂然仰
首而稱者不出於平生嵬煥之事業而顧乃歸於一
言之重先生之所以報 先王忠 殿下者亦絶筆
於斯而已宇宙間前後聖培植之彝倫頼先生而不

墜我國家數百年教養之士氣賴先生而益增古之所謂立言立德兩盡而無愧嗚呼哀哉世漸淆亂則陳寶之忠未免大戮天亡事去則文山之節終見百敗今日先生之啓手足莫是有天意於冥冥之中吾儕小人無乃爲無益之痛哉薰蕕之草十年有臭是非之定百年未艾吾何必欣戚於今日而中山之書尤憐於身後兩露之恩還徹於泉壤醫僕之微亦備哀榮而三尺之封獨集顏烏則吾直欲籲天而無從也嗚呼先生視平日得喪若弁髦而顯英以今日浮議爲深感其無乃重得罪於先生耶一杯長慟言不

能盡伏惟尚饗

又

維年月日前司直金遷謹以淸酌肴果之奠敬祭白
沙相公之靈天尊地厚五氣順成交感旁暢偉人乃
生養之不違作之邦楨受知　宣考早歲蜚英與平
湖難罷賓踈縈粤在壬辰扈　駕西行晝瘁艱危手
握中兵翊賛中興功冠諸卿逡巡退讓居寵若驚爰
立台階百揆仰成領首羣工輔理昇平遭憐釋負養
安南扉閉户絶蹤墳典頤情人思耆碩國待蓍龜再
入黃扉相我明時談笑廟堂協致重熈不威不赫無

偏無私五登盟府帶礪山河體宣四道車馬干戈自顧無能從事是辟厠跡清流走拜就列不鄙庸陋不設畛域畀以西事俾討軍實酬效蔑如屢蒙剪拂擢授藩州征繕斯托規箴忠告友朋之責教道諄諄滿紙深衷縱愧體行刻鏤頑肖及瓜而旋公乃居東進退之間斯世替隆陶然一室意思冲冲頻陪杖屨或日以終携琴載酒坐了春風公雖投閒乃心 王室逆豎連章事在不測雷轟霆怒勇縮剛折公獨瀝血不避斧鑕敷陳大舜釋以經義堂堂忠節烈烈辭氣日月長夜梱棟天地萬古彝倫賴以不墜寔是蓄積

夫豈偶爾猘犬羣起欲染牙齒人盡危公公處怡然
天鑑之誠終始曲全受玦著黃輿疾北遷風饕雪
虐道里踰千遣書此君志在勉旃庶保歲寒不墜周
旋惟時賊子隨被重 譴恭竢嚴命屛伏郊甸嶺外
寄問辭旨懇惓還路承顏擬遂至願那知驕尾未浹
旬月窮天之訣奄忽此夕嗚呼痛哉正氣熄矣龍亡
鳳殂大運一否嗚呼痛哉吾道窮矣泰山巉巖仰之
彌崇溟海汪洋測之難量嗚呼痛哉今也則亡

又

維年月日行襄陽府使鄭燁謹遣酒果敢昭告于鰲

城府院君白沙先生之靈惟公德世師之文世祖之黑頭黃閣進退安危喬岳重望談笑鎭俗丹心素節到老彌確不負　聖明投北亦榮無愧神明泉下猶寧於公爲得有顚誰持萬事已矣天實爲之餘生在世只願無聡隻影踽踽嶺海之東臨風大哭知我者公尚饗

又

維年月日門下生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張晩謹遣從弟張暾敬祭于白沙李先生之靈維靈經邦偉器間世奇姿鳴鳳不虛漸鴻可儀爰從釋褐早際昌辰

名高藝苑望協台鈞三入相府協賛 兩朝光濟中
興坐鎭浮囂忠貞之節夷險不輟高潔之行始終如
一擧世好黨我獨無偏衆人皆醉我獨皎然蟬蛻濁
世式是百辟名播華夷功存簡冊世故多端心跡兩
乖東郊謝客萬事心灰一言媒禍千里投荒讒言鑠
骨 聖主好生歲非龍蛇國待耆龜庚聞 恩命以
我公歸天胡不憖公遽至斯蒼生望斷多士疇依嗚
呼公之德量非我敢窺公之心事我實知之必焉不
矗卓犖奇士中年好學讀書窮理居洛十載造詣精
深學專於禮道得於心刋華剗藻以趍大醇今日儒

林盖公一人所以松栢之操逢冬益茂經濟之望朝野一口不朽者名難諶者天無瑕白圭何恨黃泉晩從遊自童承誨平生薰陶益久仰德益誠許我殉國警我愚寘公書在篋公語在耳人世何心失此知己自公之北聞嬰疾疹封章乞命擬共流竄書未脫藁訃忽到洛見事不早悔恨何及公亡幾日　王事益艱死者已矣生亦何歡官冗在躬竟阻執紼瞻望新陌有淚泉出草書雞酒遠餞逝魄庶幾格思歆此悃愊尚饗

又

維年月日我白沙李相國卒於北青謫所其年八月歸葬抱川返几筵于東岡之舊廬越一月丙戌朔丙申日待罪人延安李廷龜始以清酌脯果之奠來哭祭而侑之曰嗚呼天為吾東 聖君作焉必有名臣以佐翼之箕斗會精海嶽鍾英寔生人豪際遇休明凡公之為無所不豪鳳生丹穴五彩其毛鶴唳瑤臺聲徹九皐氷壺玉鑑赤芾錦袍望若神仙超然自高是公之豪形於儀標也接人雅量藹其和平霽眉清言一座盡傾玉露灑空光風解慍是公之豪發於談論也軒冕無心烟霞寄想佳辰勝景遇興獨往邀月

納凉迎風引爽是公之豪見於氣像也自出機杼刊落陳言鬖鬖兩京亹亹開元渥洼神駒不屑銜轡駕橫驅逸氣超羣此則公之豪於文也臨池落筆一瞬千行驟雨颯颯飛雪茫茫變態自奇天趣有餘此則公之豪於書也拾芥一第平步金鑾主盟文席建牙將壇年纔强仕位冠黃扉素履蕭然一介布衣視鍾彝與台鼎不啻春夢一幻此則公之豪於宦也公秉化樞與天周旋盡塞倖穴門常寂然一噓春雨片言華袞英才積於藥籠故吏遍於藩閫本不預於鑑衡終若浼於權柄此則公之豪於政也兵戈搶攘左

酬右答若不意會俱於理合雲行雷決刃迎縷解應
之無迹不滯纖芥事若可為勇不顧前後知不可行
則袖手斂避此則公之豪於事也顛沛之際一節險
夷柱天勳業談笑了之宇宙再闢浴日麗空功冠通
侯迹若無窮此則公之豪於功也癸丑之秋禍慘一
網有含其沙擠公罪黨 上未釋公公早自決匹馬
東門不竢終日如司馬之居洛而封爵猶在同鄭公
之釋位而祠祿亦廢此則公之豪於進退也廷議震
動人皆脅息從違之間立見鼎鑊公旣遯于荒野雖
不言亦非公責公乃奮筆抗言竭盡平生所抱以達

手扶植二百年綱常流竄困厄處之若嗜好此則公
之豪於處變守死善道者也於乎哀哉余於公生少
八年仕後十歲推公老兄視我猶弟同舍西朝喣沫
艱危接武樞庭迭唱埍篪附驥朝天載罹寒暑襲薰
春風三十年所心肝相炤榮落略同自我罹禍公亦
居東雪逕尋門秋溪策杖一驢道峯公攜我往溪堂
共宿我歌公吟睥睨宇宙揚扢古今屬我西轄一夜
聯枕公憂我病戒我斷飮逮我病還杜門墐穴羣蹢
蝟起駭機將發知公有此我亦自知扶曳癃羸訪公
河湄死生之訣嶺海長離半日傾吐一盃相將我啼

欲咽公淚在眶不盡之懷寓之短律欲書怕傳口號
爲說曽未幾日而公之封章上矣又未幾日而余亦
席藁竢命洪波振壑赤幘交騁公之行遣無路就别
望望趦肯病足如緤過嶺之書喜行李之稍健抵配
之書云謫居之頗穩繼有三書公已病矣悲辭苦語
使我酸鼻余固疑公非復昔時覆書寬譬抆淚寄詩
何知此日計先傳而書不達是爲朋知之私慟而余
之所以獨長呼而隕絶也於乎哀哉疇復如公一心
徇國疇復如公秦山喬嶽疇復如公壁立千仞疇復
如公易退難進安得如公坦蕩軒豁之抱安得如公

粹白氷蘗之操邉鄙聳矣安得如公之賛理戎政鎮伏四夷人心散矣安得如公之垂紳搢笏不動聲色而能濟時危也斯文何所托善類何所恃朝廷何所倚重民庶何所仰庇此固輿人之共惜而士林之攀慕而不能已者也雖然人生何限大名難久哲人自古然矣六十亦可言壽况國事無可為者終未知稅駕何方日日驚心事事摧腸此時翩焉長逝瞑目九泉泠然御風何異登仙公之此行益為豪焉如余者衰白人間獨留不去親朋已盡誰與晤語彷徨澤畔竟歸何處公賓帝所寧復我思俯視濁世應笑我生

之支離於乎哀哉昔我訪公公愛此廬公今逝矣公

其樂歟〻 穆陵之樹蒼蒼王山之水湯湯羽盖雲車

日侍 先王公應樂此我又何傷公乎公乎晝我一

觴於乎哀哉尚饗

又

維年月日門生永平判官李聖求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敬祭于故相國東岡李先生之墓嗚呼天眷吾東

帝賚良弼嶽降閒氣星標異質志存極濟學貫天人

立我 兩朝儀表搢紳身兼將相勳在 宗祊著龜

柱石邦國之楨誠深愛君出言無隱人憂不測 聖

明寧忍北嶺脩道霜雪所積丹心糾結白首遷謫暮歲殊方宿遘可任其頹安仰不憖難諶巷哭靡止時議猶烈去國有魂歸朝無日追惟往昔竊忝非據瀝血徒勞餉禍愈鉅今幸佩符獲典玆土隻雞青芻敬酹塋墓風悲白楊一慟誰禁不泯者神庶幾來歆尚饗

又

維年月日某官趙翼云云嗚呼自公之無於世也已變一年之風霜其生也挺然出類衆所仰望其歿也必不與人人同其秀傑之氣今在何方其下而爲山

川之精爽上而為星宿之光芒耶其在 列聖之側
上帝之傍俯鑑下民之淑慝而降之慶殃耶其或哀
斯人之無知而復為賢人以壽斯道於無彊耶無亦
至於游魂為變無賢凡智愚之殊而同歸於飄散而
泯亡耶其生也以斯文為志世道為任 宗社是憂
生民是傷而今之國危民困一至於此則亦且憂愁
欝悒於冥漠之鄉耶抑以為吾已去世世事非吾之
責而浩然而忘耶幽明一隔死生之情固莫測於杳
茫而其所已見於今而必知於後者士類之痛國人
之思久而不忘而其事蹟聲名將百世而愈彰嗚呼

自公之為宰相至沒凡二十有餘年而其間或為或罷在相位者蓋不能半焉其受命於板蕩之時出奇於搶攘之日卒定大難以安 社稷如李鄴侯之於唐室其用舍進退係望民物而從容笑談風流鎮俗如謝安石之於晉國及其孤立艱危獨致悃誠如袁安李固之於東京至於斥死嶺海遠近茹痛如趙鼎趙如愚之於南宋公之為相始終大略如斯而勳績存於萬世利澤加於當時邦家之所柱石搢紳之所矩規小人之所畏憚君子之所依歸蓋其器宇之魁雄若龍虎之變化文辭之恣肆如驥駿之奔馳容物

之量浩如江河燭事之智明若蓍龜若夫位極台鼎
而貲財無尺寸之長權兼將相而察選無毫釐之私
好善之誠如已與有守義之固至死不虧此公之所
以成大功致大位立大名為百僚師而賢愚之所共
服而衆人之所共知也至於慕古力學乃在於齒髮
之衰則此尤公之盛節而人或未必知之也盖尊而
下問敏而好學乃孔子之所許為文而實今昔之所
難得豈復有黃閣元老白首晚節乃慨然於古人希
洙泗而泝閩洛勤早夜而孜孜如經生之誦習哉盖
惟其禀天地之間氣為世間之人傑所以才望冠於

妙齡事業隆於壯歲進學篤於暮景志節著於守死皆卓然人不可及不獨見敬於當年而亦且咏慕於後世也嗚呼疊嶺連雲滄溟接天瘴癘之所侵加雪霜之所先零憂憤之積旣攻其內風氣之殊又銷其形雖云脩短之在天實由人力之所營痛哉痛哉雖然其所能困者身也而所不能奪者志守之堅貞其所能夭者壽也而所不能隕者泰山之高名其所能屈者一時之論議而所不能禁者擧世之悲情然則公之所窮者小而大者實亨所辱者暫而遠矣其榮蓋自古賢人遭困厄莫不皆然而以此較彼孰重孰

輕嗚呼翼之愚陋念自十年之前猥蒙知待得親君子之威儀于時年少官賤名微公卿大人初無一人識者翼亦未嘗輒至其門而獨公訣而見奇所謂過而不視者日千萬人伯樂一顧而生輝雖其自愧無似不足當大賢之期許而豈古所謂知已者非歟及其得忝從班初亦不知何自而致玆其後聞於人乃知出於陶甄之爲然而公亦未嘗言翼亦未嘗謝者本以至公相期公之所以待翼翼之所以望於公者蓋如是區區雖不足說亦或今世之所稀嗚呼公今已矣知我其誰山頹之歎絶絃之悲然則翼之所以

悼慟而不能自已者乃哀公之不可復見而已亦自失其所依豈但痛邦國之殄瘁而同國人之歔欷惟有益勵其守不負所知此尚可以庶幾公之返葬翼方病伏海濵　除命是辭不得從賓客門生之後執紼以送靈輀而又為賤故之連仍使心期而百違絜酒來奠乃踰一朞愧與悲而塡膺汗與涕而交頥嗚呼痛哉尚饗

又

維年月日正憲大夫行咸鏡道觀察使上洛君權縉敢昭告于卒領議政鰲城府院君之靈勳勞淸白道

德文章晚節忠言萬古綱常秋霜烈日歿有耿光臨江執紼敬奠椒漿嗚呼哀哉尚饗

又

有客以綿酒炙雞來哭于墓前只留祭文不見守墓僕人而去

嗚呼相公間世人豪許國忠節有以身死不為利屈秦良莫贖趙嗣何托炙雞來過非為私哭嗚呼哀哉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四